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結案報告

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家的生活世界與地方認同:以 Gilbert

White(1720~1793)為主的研究(I/I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 98 — 2410 — H — 009 — 066 — MY2

執行期間：98年 8月 1日至 100年 7月 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曾華璧

計畫參與人員：黃涵音、黃之棟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二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

詢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31 日

目錄

壹、研究動機

貳、「生活世界」

參、研究問題與方法

肆、研究成果

一、懷特的生活世界

(一)由內關外的懷特生活世界：懷特觀點

1. 懷特和十八世紀知識社群的交流
2. 懷特對塞耳彭生態環境的觀察記錄
3. 懷特與生態界的友人：以龜為例

(二)由外觀內的懷特生活世界：編者觀點

1. 懷特人格特質的詮釋
2. 懷特的研究精神與生態觀
3. 懷特著作的時代意義

(三)佈道詞中的懷特生活世界

二、《塞耳彭民俗紀事》意義之探討

1. 內容概要
2. 為何不受歡迎
3. 本部文獻與懷特對教區的理念

三、《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紀事》：編者緒言與版本

1. 版本演進
2. 編輯原則探討

伍、參考文獻

陸、附錄一、附錄二

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歷時兩年，利用「生活世界」為研究的基本理論依據，並以一手史料：Gilbert White 的經典著作—*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The Sermons*，以及十九世紀之後各版本編者緒言，進行兩年研究。

前期研究是以懷特的自然書寫觀察，以及懷特「生命網絡」觀念為本，本期繼續進行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者懷特的探討，以「生活世界」(Life world)為概念，採質性文本分析的方式，藉由懷特的著作、日記、私人書信、佈道詞以及歷代《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編輯前言，從中探討「由內觀外」的懷特觀點，以及「由外觀內」的編者觀點，以一窺懷特的生活世界——亦即懷特與周遭社會和自然環境間的各種互動關係。

雖然懷特的《塞耳彭民俗記事》部分，甚少被歷來的學者提及，但本研究在研讀過程中，卻發現《塞耳彭民俗記事》的書寫有其意義，它表達出懷特個人對於地方史書寫的看法，不應被忽略。最後，在資料蒐集過程中，本研究也對《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一書的歷代版本學與特色，有所涉獵，這個成果，奠定了未來進行「懷特自然史與十九世紀歐洲自然史普及化」課題，探討兩者相互影響關係時，一個重要的研究基礎。

關鍵詞：英國、自然史、生活世界、十八世紀

Abstract

Naturalist's Lifeworld and Identity in the 18th-century England: A Study of Gilbert White (1720~1793)

The project analyzes how the British naturalist, Gilbert White (1720~1793), perceived the nature and his living surroundings, and how others, naturalists of his age and friends, viewed his activities. The directions of the study has contained how White acquired the natural knowledge, how he communicated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and how his home village, Selborne, had impacts on him. The concept of “lifeworld” was applied to the research as a tool of analyses.

Based on White's classic work,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his sermons, and other original documents, this project intend to construct a picture of White's lifeworld under the linkage of natur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We also discussed why the second part of White's book, namely, *the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was not received equal attentions and respects in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Why this part of work was highly valued by White, but ignored by the readers and editors in the past.

We also focus on the viewpoin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editors since 1897. The project executor had visited Harvard Houghton Library twice, where collected valuable classic files, to read the “introduction”(or “Preface”) of major editions of White's book.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troductory materials, we may get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bout what White was regarded as a naturalist and a regular person in his time and his home village, Selborne.

White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concentrating on the research of one single place for decades, and founded a legacy of local identity. He was also important in establishing a new formula for natural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If we want to trace the transition of the writing style in natural history after 17th century England, we may compare the work by Robert Plot, *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 published in 1677 to White's book published in 1789.

Since White was influent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y and popular natural history in the 19th century, he is still a focus of the study in environmentalism.

Keywords: England, 18th century, natural history, Lifeworld

壹、研究動機

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家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的著作《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分為自然記錄以及民俗風土兩個部分出版，當中尤以《塞耳彭自然史》被認為是經典作品。前一期的計畫中，本研究分析《塞耳彭自然史》以及在該書出版前，懷特在塞耳彭當地進行的自然觀察記錄，《花園曆誌》(*Garden Kalendar*)和《自然學家日誌》(*Naturalist's Journal*)，使我們了解懷特的自然觀以及自然書寫，懷特以其細緻獨到的眼光，對自然界持之以恆地觀察，即使是再常見、微不足道的現象，對懷特而言都有其科學價值以及自然美感，這樣的的精神也使得《塞耳彭自然史》成為環境史研究的典範。

本期研究則依據前期研究對懷特的自然書寫觀察，以及懷特「生命網絡」觀念為本，繼續進行懷特這位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者的探討。本期研究以「生活世界」為切入點，採質性文本分析的方式，藉由懷特的著作、日記、私人書信、佈道詞以及歷代《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編輯前言，從中探討由內觀外的懷特觀點，以及由外觀內的編者觀點，一窺懷特生活世界，即其與周遭社會和自然環境間的各種互動關係。雖然懷特的《塞耳彭民俗記事》甚少被提及，本研究在研讀過程中卻發現，《塞耳彭民俗記事》的書寫有其意義，表達出懷特個人對於地方史書寫的看法，不應被忽略。最後，在資料蒐集過程中，本研究也對歷代版本的發展與特色有所心得。

本報告內容如下：

- 「生活世界」釋義；
- 研究方法問題與方法
- 研究成果
 - 由內觀外的懷特生活世界：懷特觀點
 - 由外觀內的懷特生活世界：編者觀點
 - 佈道詞(sermons)中的懷特
 - 《塞耳彭民俗記事》意義之探討
 - 《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版本研究

貳、「生活世界」釋義

「生活世界」(Lebenswelt / lifeworld)一詞已被廣泛地使用到各種學科領域，¹原因之一固然是名詞的通俗性，另外就是此詞的概念意含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親和性。比較嚴格地考查此詞的使用，一般常聯想到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出現。現象學(phenomenology)成為當代的哲學運動，始自早期胡塞爾(Edmund Husserl)宣稱

¹ Lebenswelt 是德文，英美學界普遍譯為 life-world 或 lifeworld.

「回到事物自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的主張。²當時胡塞爾專注對於數學與邏輯真理的證明工作，知識論的興趣高於對於文化現象的解釋。

1935 年代前後，晚期胡塞爾所處的環境受到納粹主義(Nazism)風行的危機，胡塞爾認為有必要形成一種「前理論的」(pre-theoretical)理論，因而引進「生活世界」的觀念。其基調是：世界做為被給予的呈現，是文化的也同時是自然的。³他說：「無論如何方式，我們或可意識到世界做為普遍的視域(horizon)，亦即做為存在對象的連續場域(territory)。我們每一個人即是每一個『我這個人』(I-the-man)和所有的我們緊密相連貫著的整體；我們屬於這個世界就如同生活在此世界中的他人。」⁴生活世界的「前理論」是一種人與經驗世界非常「自然」的關係，也就是一種「原初的以及質樸狀態的總合」⁵。

胡塞爾認為，我們日常經驗的世界，一如科學所見，就是一種依循普遍法則的對象所形成的世界，可是基礎經驗所給予我們的這個世界卻不是這樣，「這種經驗的直接性既不知道精確的空間，也不知道客觀的時間與因果律存在。」⁶換言之，日常經驗的世界是我們「生活世界」的後續產物，「生活世界」是更基礎而根本的。「一切的認知活動皆預設一個被動、預先給予的領域，一個為我所見的存在世界，這個預先給予的世界就是「生活世界」。⁷

再者，「生活世界」是一個允許客觀性(objectivity)與事物性(thinghood)以不同方式顯現的一般結構。雖然不同的社會，自有不同的視野和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然，但胡塞爾相信，這些文化差異更基本的疑問將顯示生活世界不變的結構。我們不只擁有一個世界，而是一組相互交織與重疊的世界，從「家園世界」(homeworld)起始，延伸到遙遠的其它陌生世界(alienworlds)，甚至是其他的文化世界等。⁸

胡塞爾之後，舒茲(Alfred Schutz)將「生活世界」的觀念運用到社會學領域。他提出「日常生活世界」(World of daily life)的觀念，進一步詮釋胡塞爾「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他認為日常生活世界就是人與人之間互為主體的世界；這樣的世界在我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許久，我們和他人、前輩共同經驗這個世界，並相互解釋著，大家有如一個有組織的世界。我們現在對於世界的所有解釋都建立在先前的經驗上。每日生活的這個世界，是我們待之以自然態度，它不是、也絕不是單純的多

² Dermot Mor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9.

³ Simon Glendinning, ed. *The Edinburgh Encyclopedia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23.

⁴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08.

⁵ Husserl,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p. xxxix.

⁶ Mor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p. 12.

⁷ Mor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p. 12.

⁸ Mor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p. 182.

種色彩或地點的堆積，也不會是一些相斥的喧鬧聲音或者冷暖的聚集場所。⁹

我們都居住在這樣的日常生活的世界中，所謂的「互為主體性的」關係，就表示這樣的世界不會是一個個人的私有世界，世界是我們共同的。在其中，我們並無理論的興趣，反而是有高度的實踐興趣(practical interest)。舒茲認為，日常生活世界有如我們行動與互動的舞台場景與對象。為了實現我們在此世界所追求的目標，我們必須掌控並改變這個生活世界。因而，我們不只在此生活世界之中，也在此世界之上工作與經營。¹⁰

史坦柏克(Anthony J. Steinbock)詮釋胡塞爾如此的「生活世界」觀既是做為一現象(Phenomenon)，應同時應視為整體(Totality)，他歸結為以下五點：

1. 生活世界是諸多對象之間的不同結構。
2. 依現象學而言，生活世界就成為具有意向的生活之間的單純關聯，但它難免引起笛卡爾式心物對立世界觀(Cartesian analysis of the world)的責難。
3. 生活世界成為覆蓋於我們之上立體交錯的拱形結構，其中有目的(telos)也有世界的原理(arche)，它形成一個單一的建構力量。
4. 做為未來世界而言，生活世界導引了所有對象、社群和文化之間整體意義的發展。此意謂所有的衝突將會明確而得到最後的解決。
5. 在生活世界的籠罩之下，不可能出現一種極端不同的世界，雖然個人存在「家園世界」裡，但不可能不受生活世界的影響而成為完全的「陌生世界」。¹¹

從社會學界法蘭克福學派起家的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承繼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超驗哲學」(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的影響，並走出德國觀念論的傳統。同時將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轉化為「形式語用學」(formal pragmatics)的後形上學思維。哈伯瑪斯認為，「闡述生活世界的概念就需要關聯到『溝通理論』(communicative theory)和『形式語用學』的檢視。」¹²生活世界的內容無法以語言道盡，但哈伯瑪斯的焦點放在生活世界做為日常符號的溝通結構上而言，此時生活世界一方面是構成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背景知識和主題，但反過來，公共領域也可能因生活世界始獲更新與再生。

哈伯瑪斯對韋伯、舒茲等社會學家以生活世界做為社會學理論的文化基調，有所繼承也有所發揮，他進而認為，「我們的生活世界是來自底層的符號化構造；它形成了明顯的意義結構的網絡。生活世界因符號而沈澱(sediment)，雖然它不是語言學的，卻

⁹ Helmut R. Wagner, ed. *Alfred Schutz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 72.

¹⁰ Wagner, ed. *Alfred Schutz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p. 72.

¹¹ Anthony J. Steinbock, *Home and Beyond: Generative Phenomenology after Husserl*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2.

¹²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Mass: Beacon Press, 1987), p. 119.

需藉助人們的詮釋而得以被瞭解。生活世界的情境(situation)遠超過任何線索、符號、痕跡或證據所揭露的部分。而且，生活世界的情境經由文字的特徵或表達的性質而被標誌下來，這些特徵或性質反映一個社會的精神，時代的痕跡，城市的形勢，或一個社會階層的樣貌。它們可能經由人們的直覺而加以把握。」¹³

本研究的重點不在於進行對此一字彙的內涵研究，而是將它在哲學與社會學上所使用的部分概念指涉，做為梳理懷特個人生命經驗的架構。在「生活世界」的學術研究上，現象學家胡塞爾在哲學與社會學的應用上，主要是指個人的認知，也就是屬於個人的知識理論的含意；哈伯瑪斯則在其著作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用「溝通」的含意來處理此一概念，並在「參與」的意義上，指涉生活世界的參與是意味著相互的交通。其他有關生活世界的研究理論也指出，生活世界是指包含了「在他人群體中」的一種關係，換言之，「友誼」成為了探討生活世界中的因素之一。¹⁴當然，對「存有」(Being)的哲學思考，是十八世紀自然學家必然面對的課題，故它也成為生活世界範疇中的另一個要素。整體而言，本計畫在生活世界的專有名詞下，將著重在現象學派的個人「知覺」的觀點—亦即知識的獲取、建立與交流；哈伯瑪斯所論及的溝通概念—亦即人際社會的溝通；以及現象學派衍伸而出的一些研究觀點，如人在群體中的友情 (Friendship) 等三個論點的分析運用。

由於生活世界的部分將從「友誼」著眼，因此涉及了「世俗社會」與「自然世界」的友誼兩部分。懷特在幾份記錄中，呈現了對鄉里與鄉人的濃厚情感，他又是透過書信的形式，和當代的自然學家、朋友們建立一個相互往來的網絡，除了《塞耳彭自然史》是和 Thomas Pennant 與 Daines Barrington 的通信交流外，他在生命最後的階段，也和對現代生物氣候學的發展頗有影響的 Robert Marsham 通信三年、他和 Sussex 自然學家 William Marwick 擁有二十五年 Selborne 與 Sussex 兩地的雨量記錄的學術關係、他和弟弟 John White 的書信對話，涉及兄弟之間科學知識的交流，他鼓勵 John 進行居住所的「在地(直不羅陀)自然史」研究；他的僕人 Thomas 對他的協助情誼；他的《花園曆誌》與《自然學家日誌》顯示出他記錄的目的，是為了便利當地農民耕種，是一種利他精神的流露。他的實證觀察發現了一些新的鳥類與物種，其證據也成為當時科學家引用的資料，例如《塞耳彭自然史》上卷的通訊人 Thomas Pennant，就採用懷特的資料來書寫他自己的《大不列顛動物誌》(*British Zoology*)。

參、研究問題與方法(含年度執行狀況)

本研究計畫分兩年進行。如上所論，將分成兩大主題：(一)從懷特本人的觀點探悉他的生活世界(自然環境與人際社群的交流)，利用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¹³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trans. William Mark Hohengarte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2), p. 107.

¹⁴ Chelstrom, Eric. (ed.) *Being amongst Others: 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Life-world*. New 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

Antiquities of Selborne，以及懷特的佈道詞，做為基礎史料探討。(二)兩百年來塞耳彭自然史編輯群眼光下的懷特及其鄉里：另一種生活世界的形貌。此一主題採用各版本的序言(或編者導論)，做為研究的基本史料。

本兩年期計畫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包括前往英國，訪談佈道詞研究的民間學者 Louis Coulson，也前往哈佛大學善本圖書館 Houghton Library，蒐集佈道詞史料。並在 Houghton 圖書館中，蒐集各年代的版本緒言。各緒言資料成為研究懷特經典著作的版本學探悉之重要史料，藉此，也觀察到從 1789 年懷特自然史出版之後，到十九世紀，各版本紛紛以不同形貌問世，形成一種豐富的地方文獻學。

佈道詞由於是懷特的手寫資料，辨識不容易，但 Coulson 牧師勤於編輯，並有多年的研究投入，故其整理成果，對本人的研究，有重要的助力。這一點，要感謝 Coulson 牧師外，也對國科會能提供移地研究經費，資助單一個人的獨立計畫，深感其功效甚大。特別是，經由本人從史學資料的敏感度，為 Louis Coulson 和懷特研究專家 Paul Foster 牽線，促成佈道詞的編輯，該書將於 2011 年 12 月 4 日正式出版，臺灣學者在十八世紀自然學家專書的出版上，也因國科會的資助，佔有一席貢獻的地位。

肆、研究成果

一、懷特的生活世界

整體而言，本研究分析與討論不是要鑽研各學派對「生活世界」的定義和理論論述，而是把西方學界對「生活世界」的各種定義和詮釋，加以彙總，利用其要點，做為研究與討論的依據。綜合其內涵，殆有如下的重點：(1)個人知識的獲取、理論的建立與社群交流；(2)人際社會的參與和溝通；以及(3)人在群體(包含自然生態物種)中的友情(Friendship)等三個論點。本研究主旨，就是利用懷特的經典著作為史料，分析該經典著作如何呈現這位十八世紀自然學家的生活世界。懷特的生活世界，則有「內角度」與「外角度」之不同，內角度所指為懷特自身的敘述中呈現的懷特個人觀點，外角度則是由他人對懷特的看法統整而來的他人觀點。另外懷特身為神職人員，從他的佈道詞當中，顯露的則是他從神職人員的角色所透露的生活世界。

(一) 由內觀外的懷特生活世界：懷特觀點

1. 懷特和十八世紀知識社群的交流

Gilbert White 於 1720 年生於英國倫敦西南方約五十英里的 Hampshire 郡 Alton 鎮之 Selborne 村，畢業於牛津大學的 Oriel 學院，他在學期間相當喜愛中古文學。根據當時的慣例，只有 Magdalen 學院的畢業生才能任職塞耳彭的牧師，而因為懷特畢業於 Oriel 學院，所以他只能擔任塞耳彭的副牧師。由於懷特深愛塞耳彭，所以扣除他外出讀書的日子之外，他的一生大約有 35 年的時間，都是世居在塞耳彭原鄉。

由於塞耳彭是一個林木蒼鬱之地，使得鳥兒群聚，造就了懷特可以便利觀察的地理空間，也促使懷特成為英國一位著名且重要的鳥類觀察家。他鉅細靡遺的記錄，透過書信往來的方式，和當代的自然學家、朋友們建立一個相互往來的網絡，除了《塞耳彭自然史》是和 Thomas Pennant 與 Daines Barrington 的通信交流外，他在生命最後的階段，也和對現代生物氣候學的發展頗有影響的 Robert Marsham 通信三年；他和 Sussex 自然學家 William Marwick 擁有二十五年 Selborne 與 Sussex 兩地的雨量記錄的學術關係；他和弟弟 John White 的書信對話，涉及兄弟之間科學知識的交流，他鼓勵 John 進行住所的「在地（直不羅陀）自然史」研究；他的僕人 Thomas 對他的協助情誼；還有大學時期的好友 John Mulso 給他的督促，這些人的「友誼」都可以說是懷特的自然觀察生涯中的重要推手。

與懷特書信往來的時人當中，最為人知的例子是當時英國兩位著名的皇家學會會員 Thomas Pennant (1726~98) 和 Daines Barrington (1727~1800)，他們和他進行自然史知識的交流。最後懷特受到 Barrington 的鼓勵，將他和兩人來往的書信編輯成書，取名為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由他那位在倫敦經營出版社的弟弟 Benjamin White 協助，於 1788 年 11 月印行問世。懷特自己寫了一封廣告信（“Advertisement”），做為開場，邀請各界人士認識 Selborne 的自然世界。由於該書是在年尾出版，依照當時的慣例，該書的出版年就成為 1789 年。

這本著作是懷特的書信集，寫給 Thomas Pennant 的書信，編輯為上卷（或第一卷），和 Daines Barrington 的來往書信則列為下卷（或第二卷）。¹⁵由於懷特後來才決定將書信資料付梓，故他在整理出版文稿時，採用「書信」的格式，並且補寫了九篇介紹塞耳彭地理與人文的小文，放置於書的最前面，做為「引言」，而將他寫給 Thomas Pennant 的第一封信（發信時間是 1767 年 8 月 4 日），雖然被列為第十封信，但它其實是《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專書的「第一封信」。¹⁶依據一般通行的完整版本，本文作者統計懷特和 Pennant 之間實際的通信數是 35 封，和 Barrington 有 66 封。

懷特和這兩位自然學家的年紀與生命時間都很相近，而以懷特最為年長。¹⁷Daines Barrington 是一位律師，也是英國皇家科學院的學者，曾經在 1767 年出版《自然學家日誌》（*The Naturalist's Journal*）。¹⁸Barrington 在閱讀了懷特的觀察之後，鼓勵

¹⁵ 少數版本以不同型式編排，有的以主題來區分，有的則依照日期編纂。例如：牛津「世界經典」1902 與 1904 年版本是以時間為編排方式；也有使用「主題」做為編輯的依據，例如：1905 年 Charles Mosley 所編輯的版本，以 14 項主標題來編輯全書，這種編輯法被認為獨特且有價值。整體來說，通常可見的版本，都是分成上下兩部分，”Letters to Thomas Pennant”在前，”Letters to Daines Barrington”在後。也有 1904 年版打破上下卷期的分法，採用日期編輯。

¹⁶ 懷特研究專家，Paul Foster 也曾經出版由他自己編註的版本，但他將第一封信的時間寫成 1767 年 8 月 10 日，恐係誤植之故。

¹⁷ Gilbert White 73 歲 (1720~1793)；Thomas Pennant 72 歲 (1726~1798)；Daines Barrington 73 歲 (1727~1800)。

¹⁸ 《自然學家日誌》原文為 *The Naturalist's Journal*，但也常見學者簡稱 *Naturalist's Journal*。例如 Paul

懷特將資料整理成書。¹⁹以懷特在當時那種趨向於隱居式的生活態度，如果不是 Barrington 的敦促，這本經典著作的問世，或有可能成虛。由於 Thomas Pennant 是英國著名的動物學專家，曾經出版過四版的 *British Zoology*，而懷特的觀察記錄則是經由通信交流，成為 Pennant 書中一部分的素材。

懷特對於塞耳彭村中沒有人可以和他相互討論自然界的知識，深感遺憾，但仍不時有人寄給他物種標本。收到標本之後，他通常會詳細加以研究，然後把研究結果做為交流之資。例如 1769 年 8 月 30 日，他寫信給 Pennant，提到有人送給他一份標本，經由他的研究，他認為這是屬於 Ray 分類中的 *Ianius minor cinerascens cum macula in scapulis alba Raii*，並說 Pennant 沒有見過這種鳥。²⁰懷特對鳥類的研究非常精細，當他驗證鳥的分類時，不但取得許多標本，且無論活的與死的，都詳加研究，所以他對於鳥類知識能有充份的掌握，因而能夠肯定的回覆 Pennant 有關柳禽類鳥(*salicaria*)的相關資訊，並告訴 Pennant 這類鳥在 Ray 的分類是屬於哪一種，在林奈的分類上又是哪一類，以及推估為何 Pennant 的 *British Zoology* 書中沒有收列該鳥的原因；一旦對於自己的研究發現能夠獲得 Pennant 的賞識，他就感到欣慰，他曾說：

當我知道我對環頸鸚候鳥遷移的研究資料能夠讓您覺得開心有用時，這給了我心滿意足的感覺。²¹

這種知識交流的滿足，同樣出現在 1770 年 4 月 12 日，他給 Barrington 的信中，他提及：

我很高興知道你對我的夜鷹(*carprimulgus* 或稱 *fern-owl*)標本感到很滿意；我發現你以前就對這種鳥相當熟悉。²²

除了鳥類之外，懷特也自認雖然不是昆蟲學專家，但自信可以提供資料給

Foster 在為懷特所寫的精簡版傳記中，兩種說法都使用。Daines Barrington 於 1767 出版這本日誌，那是一本一頁頁分欄的筆記本，可以供人做每個星期的記錄。Pennant 初識懷特時，寄了一本日誌給懷特；而懷特於 1768 年開始他自己的《自然學家日誌》。請參考：Paul Foster, *Gilbert White: Naturalist, Poet, Priest and Scholar (1720-1793) – A Brief Biography* (Selborne: Gilbert White's House & The Oates Museum, 2000), pp. 14-17.

¹⁹ 懷特所以認識這兩位學者，是透過他的弟弟 Benjamin 的介紹。

²⁰ 此處所提的標本是一種來自南歐、罕見的灰色小伯勞鳥，白肩上有斑點，請參見：*NHS, TP: 25 (August, 30, 1769)*。(按：以下本文所引用之《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NHAS*)》之資料時，將分成兩部份，如果是自然史部分，將先列出《塞耳彭自然史》的書名(*NHS*)，再分別標示 TP (Thomas Pennant)或 DB (Daines Barrington)、書信別、以及書寫該信件之時間，例如：*NHS, TP: 25 (August, 30, 1769)*是指懷特在《塞耳彭自然史》書中寫給 Thomas Pennant 的第二十五封信以及該信寫作的日期。有關《民俗記事》(*Antiquities of Selborne*) 部分，則簡稱為 AS，並列出第幾封信，例如：*AS: 10* 是指《民俗記事》的第十封信；未列出日期，係因為《民俗記事》是懷特個人的書寫，只是以「信件」的形式呈現而已，所以沒有附註日期。

²¹ *NHS, TP, 25 (Aug. 30, 1769)*.

²² *NHS, DB, 5 (April 12, 1770)*.懷特使用夜鷹的名稱時，也稱之為 *goat-sucker*、*churn-owls* 等，請參見 *NHS, TP, 22 (July 2, 1769)*。

Pennant。²³整體而言，懷特和 Pennant 及 Barrington 的友誼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知識的相互交流之上，當他們對懷特的研究給予肯定時，會令懷特感到滿意，但懷特有時候也會針對上述兩位自然史大家的看法，進行提問和回應。例如他曾對 Barrington 提出的理論：「鳥鳴之所以停止，係因某種天然的障礙發生所致，當此一因素排除之後，鳥就可以重啟鳴唱」，提出自己的想法，亦即希望 Barrington 能夠找到更多的證據，來支持此一論點。²⁴

事實上，和懷特進行自然史知識交流的社群，並不僅限在 Pennant 和 Barrington 兩人。懷特曾經和居住在 Sussex 的 William Markwick 進行有關氣候雨量記錄的交換，後來懷特辭世之後，Markwick 曾經對懷特的著作，進行註解，²⁵例如懷特曾經記載三種不同體型的柳鷓鴣 (willow-wrens)，並指出他們經常在三月時分出現，對於此一知識記錄，Markwick 有以下的說明：

懷特先生所稱的這種柳鷓鴣，或者棕柳鶯 (chiff-chaf)，在初春時節出現，而且相當常見，但我卻無法分辨懷特先生向我們保證他所發現到的這三種大小的柳鷓鴣。從他的《塞耳彭自然史》出版後，我已經盡最大努力尋找這三種鳥，但迄今未果。²⁶

懷特晚年時，還和 Robert Marsham 通信三年(1789~93)，直到懷特過世為止。Marsham 是英國 Norfolk 地方的重要生態記錄家，他在英國皇家學會發表的〈春天的 27 個徵兆〉(‘The 27 Indications of Spring’)一文，造就了他成為今日所謂氣候生態學家始祖的地位，在當代研究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學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實 Markwick、懷特和 Marsham 都在十八世紀時，關切過雨量與氣候的關係。懷特對氣象學的興趣與關切，是受到他的妹婿 Thomas Barker 的啟蒙。²⁷由於 Robert Marsham 對樹木特別有興趣，喜於和人分享樹木相關的研究。在懷特給 Marsham 的第一封信裡，懷特就針對他的這個興趣，特別寫信和 Marsham 分享自己種樹的經驗。懷特寫道：

我的訪客和我自己經常都會注意樹林裡的橡樹，尤其是因為書中有一些關於森林的記載，所以在我的書裡，應該很容易可以發現到這一點。您的種樹經驗實在是開始得早！我想我們可以這麼說：沒有人親手種的橡樹，能夠長得和您的橡樹一樣的巨大。我認為，經由實際測量樹圍的大小，就可以讓我對您的樹有最好的了解，所以我就先行測量我自己最大的橡樹的周長。這株橡

²³ NHS, TP, 22 (July 2, 1769).

²⁴ NHS, DB, 5 (April 12, 1770).

²⁵ Markwick 註解的版本出版於 1802 年，請見：Gilbert White, *The Works in Natural History of the Late Rev. Gilbert White*. London: T. Bensley, 1802.

²⁶ 有關 Markwick 的註解，也被後來某些版本所收藏，本段索引的內容，出自：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with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Parts of Nature; and the Naturalist's Calendar*, edited by Edward Jesse (London: Henry G. Bohn, 1851), p. 321.

²⁷ Paul Foster, *Gilbert White and His Records: A Scientific Biography*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1988), pp. 18-20.

樹是生長在我園內的草地中，樹齡不詳，它的樹冠直徑為二十四碼，但樹幹周長卻只有十呎六吋.....

從某方面說，我自己也是很年輕就開始種樹.....我們覺得山毛櫸是最可愛的森林樹種，它特別適合生長在陡峭傾斜的地面上，不管土質是白堊土或碎石地都可以。我自己擁有一片長在陡峭的碎石地上的山毛櫸小樹林，我相信可以讓具有審慎眼光的您感到滿意.....在我長久的觀察經驗中，我認為生長在較溫暖地區的山毛櫸林的生長速度，比起那些面向北方或東北方的山毛櫸林，要快上約三分之一，而且樹皮也比較光潔平順。²⁸

在這封信中，顯示懷特是從他自己的親身經驗，和 Marsham 交流有關栽種樹木，以及對適合樹種的生長環境的觀察和心得。

2. 懷特對塞耳彭生態環境的觀察記錄

懷特以對鳥類的觀察著名，他認為一位成功的鳥類學家，應當具有分辨鳥鳴、顏色與形狀的能力；無論是鳥鳴或是鳥的飛行姿態，都在懷特筆下靈活呈現。他藉著鳥鳴成功地分辨地出三種體型不同的柳鷗鷓，不僅 William Markwick 對此感到印象深刻，另一位同時代的自然學家 George Montagu 也特別寫信向懷特表達敬佩之意。²⁹懷特同時也對鳥類的生活習性提出自己的見解，他說：

關於食物部分，這些動物會基於本能去尋覓必須的食物，因此我們以為牠們不應該在最困難覓食的時候，群集在一起，不過，當天氣越來越寒冷時，牠們群聚的情形就越密集。無疑地，這是為了自利與自保，這或者是鳥類在嚴酷的季節中，一種無助的表現？就像人類面臨巨大的災害時，會群集在一起，即使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為何要群聚一起。也許當彼此相互靠近時，多少可以驅逐寒冷，而且一旦面臨猛禽以及其他的威脅時，鳥兒處在群體之中，似乎更能感到安全。³⁰

懷特運用人類災難中群聚的同理心，試圖理解鳥類在嚴冬中聚集的習性，雖然這是針對鳥類的觀察，但其實也是將人類與大自然其他生物的行為，做一種相互的對照。

懷特的自然觀察雖以鳥類為主，但書中不乏對自然環境的記錄。塞耳彭本身的地勢高低起伏，而且樹林蒼鬱，這在《自然史》第一封介紹塞耳彭的信中，就載錄的相當詳細，我們也能從中看出懷特描述自然生態的獨到筆觸：

²⁸ Gilbert White to Robert Marsham: Letter I (Aug. 13, 1790), 'Ten Letters from the Rev. Gilbert White, M.A. to Robert Marsham, F.R.S. 1790-1793,'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ited by James Edmund Harting (London: Bickers and Son, 1876), pp. 531-532.

²⁹ James Fisher, 'Introduction,'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James Fisher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47), pp. ix-xxi.

³⁰ NHS, DB, 11 (Feb. 8, 1772).

這個地區的土壤和當地景色一般豐富多樣。位在西南方的高地是一片廣大的白堊土質山丘，大約比村子高起三百英尺。這片山丘被分成牧羊的丘地以及一片林木低垂的狹長樹林，被稱為垂林。覆蓋這片高地的垂林樹種是山毛櫸，不論是它那平滑的樹皮或是表面光亮的落葉，或者是優雅低垂的枝木，都是最可愛的一種林木。那片牧羊的丘地風景怡人，彷彿一座公園，長約一英里，寬約半英里，突出在山丘的邊緣上，從那裡坡度漸緩，漸漸地伸展成平坦之地。在牧羊丘地上可以看見山丘、溪谷、林地、石楠草和流水，景色實在迷人。³¹

懷特的觀察之眼，總是能夠將塞耳彭的生態環境細細記錄，而且也充滿對自然生態的「珍惜」和「享受」。他稱山毛櫸為「最可愛」的一種森林樹木，他同時也對牧羊丘地做出描寫，可見他對其周遭風景的讚賞。懷特在〈邀請詩〉('Invitation to Selborne') 詩文中的描繪，更突顯懷特對於塞耳彭起伏地形的喜愛：

看塞耳彭極盡美麗的四處延展，
那地勢多變的溪谷，那高起的山陵
多麼雄偉壯觀！有何驕傲可言，
平坦的地面，添加許多裝飾；
討厭、缺乏品味又無謂的花費，
相較於大自然直率的壯麗。³²

在這一段詩文裡，懷特歌詠塞耳彭起伏的地景，認為這樣的壯觀美景，並非平坦地形可以比擬；而且他認為大自然所賦予的天然屏障等，就是最好的裝飾，比起後來人類所添加的建築裝設等，大自然的作品反而有一種「直率」(rude)的氣質。在懷特眼裡的自然，不僅在物質有形上，表現出無形的品質與價值，也是他與自然互動經驗的一部分。

在懷特的自然觀察中，也經常透露他對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思考。在《民俗記事》的第五封信中，有一筆關於教堂墓地中一棵紫杉以及與紫杉樹相關的觀察記錄。根據懷特的記載：這種紫杉樹經常可以在教堂墓地週遭見到，這情形很可能和十四世紀英王愛德華一世通過的法令有關。塞耳彭當地除了教堂墓地之外，在牧草地附近，也都可以瞥見紫杉樹的身影。懷特還記錄一項觀察，亦即有些動物在食用紫杉樹的果實、枝葉之後，即使僅食用少量，也可能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喪命。他說：

³¹ NHS, TP: 1.

³²本段原文為：See Selborne spreads her boldest beauties round, / The varied valley, and the mountain ground, / Wildly majestic! What is all the pride / Of flats, with loads of ornament supply'd; / Unpleasing, tasteless, impotent expense, / Compared with nature's rude magnificence. 有關'Invitation to Selborne'詩作的全文，請參考：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with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Parts of Nature and the Naturalist's Calendar*, edited by Sir William Jardine with notes (London and New York: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91), pp. 463-465.

有些人斷言紫杉樹新生的綠色枝葉是無害的，只有在枯死後，被動物食用，才會割破動物的胃壁，使之死亡。但是我們完全無法贊同這樣的說法，因為在我們所知因為這種食物致命的動物被解剖後，我們在它們的肚子裡發現綠色的紫杉葉。的確，紫杉樹可以在田野上幾十年，都沒有什麼不好的狀況發生，然而有時候卻導致飽餐後前來嬉戲或者因飢餓前來覓食的牛隻死亡(這兩種情況我們都看過)，這麼看來，紫杉樹實在不適合種植在牧草地上。³³

透過懷特的記錄，我們一方面看到牲畜和自然樹種之間出現違逆不合的狀態外，也同時見到一項事實，此即：懷特經由解剖，以科學的方式，證實綠色紫杉葉會導致牲口死亡，駁斥枯葉致死的傳說，並藉以提出紫杉樹不宜種植在放牧區的理論。

3. 懷特與生態界的友人：以龜為例

懷特對生態物種有很大的好奇心，一聽到有棵樹結了 88 只的鳥巢，就忍不住要探聽其所，想要前往觀察；³⁴雖然只是一隻死去的母駝鹿，他也會不遠千里的前往該地，忍住惡臭，仔細丈量其身長和記錄各個部位的特徵。³⁵他還會對生物界的奇妙狀況，寫下觀察(例如不同物種間的孵化行為)³⁶，更把蟋蟀的生命活力描述得引起周作人的注目；他用精妙的筆觸，寫下數十種鳥類的飛翔狀，以及捕捉不同鳥鳴的聲響。他最愛的一種鳥類是夜鷹，每日常要花三十分鐘來觀察這種鳥類，且記錄下這鳥定期在甚麼時刻會發出叫聲、飛行與棲息之姿態等。

這樣的好奇心也顯現在懷特與他的寵物 Timothy 之間。Timothy 是懷特的姑媽送給他的一隻烏龜，雖然只是寵物，Timothy 也是懷特的觀察對象。因為懷特來不及在《自然史》中納入 Timothy 的故事，所以特別在《民俗記事》的最後一封信中，添補了「在自然史裡被遺漏的、關於家族裡的老陸龜的細節。」³⁷

懷特眼中的 Timothy 是一隻具有智慧與洞察力的陸龜，他表示：當 Timothy 在牆上行走時，會注意到邊緣，隨時退回，以免從牆上掉落；³⁸ Timothy 也懂得因應天氣狀況，而有不同的習性：

雖然牠喜歡暖和的天氣，但會躲開炙熱的陽光，因為牠厚重的甲殼一旦被加熱，就會如同這位詩人對堅固盔甲的描述：「因安全而燙傷」。因此如果天氣較悶熱的時候，牠就會躲在甘藍菜葉的傘下，或者躲在蘆筍苗床起伏的森林間。

³³ AS, 5.

³⁴ NHS, TP, 22 (July 2, 1769).

³⁵ NHS, TP, 28 (March, 1770).

³⁶ NHS, DB, 34 (May 9, 1776).

³⁷ AS, 26.

³⁸ AS, 26.

然而，因為夏天時牠要躲避炎熱，所以在一年將盡的時候，牠會藉著水果牆的反射，來加強秋天微弱的日照，雖然牠從未學到往地面傾斜的框架就可以分得較多的熱度，但卻知道將牠的軀殼斜靠在牆上，以便收集任何一點微弱的陽光。³⁹

懷特不僅將 Timothy 視為寵物，也把牠當成科學觀察的對象，因此他自己對於未能在《自然史》中納入陸龜的生活習性，感到相當遺憾。從一點我們也能看出懷特與自然生態界，存有一種特殊的情誼，而且懷特隨時隨地抱持的好奇心與觀察的眼光，盡可能地記載自然生態環境的種種現象，而且盡量去理解其中運作的道理。

（二）由外觀內的懷特生活世界：編者觀點

前文透過懷特的記述，呈現由他的眼光來觀看世界與體驗生活的論述，是從懷特個人的「內角度」出發的生活世界探討之書寫。那麼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待懷特呢？懷特的《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著作從十八世紀出版，至今歷經數百次的改版，本研究自哈佛圖書館所蒐集版本序言（詳細介紹請見後文：版本演進），目的在追問以下課題：不同時代的編輯們以其所處時代為背景，是以怎樣的立場來進行書本的重新編纂？在他們的理解中，他們是如何評論懷特(人)和塞耳彭(地)的自然環境？又如何看待和懷特有關的知識社群的角色及其和懷特的關係？因此，以下著眼於從《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歷代重要版本編者之眼與言的立場，以其序言為文本，進行「外角度」的分析研究。

1. 懷特人格特質的詮釋

懷特的侄子 John White（懷特弟弟 Benjamin 的兒子）所寫的懷特生平傳記，⁴⁰幾乎成為替懷特蓋棺論定的文本。許多版本都直接引用或間接轉引了 John 的短文。在某些版本中（如沒有載明編者的 1842 年 Harper Brothers 版）所有對懷特的介紹就全靠這篇傳記（但該書未載明出處）。作為認識懷特生平的重要渠道，該傳記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懷特的姪子 John，成了我們瞭解懷特並與之對話的中介。

從 John 的傳記與後來各版本對懷特的介紹，引出了近代對懷特的多元理解。對此，大致可用 1850 年來做劃分。在這以前的介紹，編者常在導言中全文照錄 John 版傳記，再加上篇幅不等的版本學討論或旁及懷特的家族簡介等較制式化的介紹。在這個時期以後的導言，雖然或多或少還是會引用該傳記，但卻不再侷限在懷特的生平，內容上也顯得更多樣且深入。

³⁹ AS, 26.

⁴⁰ John White, 'Few Bibliographical Records,' in Gilbert White, *The Works, in Natural History of the Late Rev. Gilbert White, A. M.* (London: Bensley, 1802), pp. vii-viii. 在該版的前言(advertisement)前半部分關於編輯的段落由 Dr. John Aikin 所寫，而後面的 few bibliographical records 由 John 所寫。

John 於文中形容懷特為不具野心 (unambitious)、平靜詳和 (tranquil and serene) 的人，⁴¹ 這樣的形容似乎也影響後代對懷特人格特質的詮釋。呼應這樣沒有野心、安詳滿足的形象的，是編輯們對於懷特甚少提起當代大事的詮釋。十八世紀間，士紳階級盛行旅行歐洲、探索世界各地，進行壯遊(Grand Tour)的時期，如 John Ray 足跡遍及英國與歐陸，Thomas Pennant 則循 John Ray 的腳步，走訪歐洲各地，而 George Montagu 則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擔任軍官等，相較起這些前後時期的自然學家，懷特幾乎不曾在著作中提及同一時代裡的重大事件，更遑論旅行國外各地。懷特年輕時曾四處遊歷、拜訪親友，後來因為不耐舟車勞頓，容易暈車，而較少做長途旅行。《自然史》的 1906 年版本編者 B. C. A. Windle 甚至表示，懷特應該是個對於觀察自然比了解歐洲國家事務來得有興趣的人。⁴² 或者如 W. T. Williams 和 G. H. Vallins(1936)兩位在其共同編輯的版本中，引用一段 Henry Morley 的評語，認為比起當時政治圈的事件與變化，懷特「對於在燕子巢裡發生的事比帝國的殞落要來得關心。」⁴³

有趣的是，James Fisher(1947)提供另一種詮釋。他認為懷特雖然是位有創新的自然學家，卻缺乏革命性。⁴⁴ 懷特的創新與貢獻「應該足以為他在當時帶來響亮的名聲」，但是懷特「太過謙遜，或太過懶惰，或者以上皆是。」懷特於皇家學會發表的文章「只有促使他進行更多的觀察，做更詳盡的記錄，而沒有任何生活方式的改變。」⁴⁵

然而，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懷特研究者，卻極力試圖擺脫過去把懷特描述成害羞、孤僻和幾近隱士般的形象。因為容易暈車，懷特的旅行多以騎馬代步。這些研究者多以輕鬆、詼諧的方式，來展現懷特的生活世界以及他人道關懷的面向(如：Cecil Emden 的 *Gilbert White in His Village*⁴⁶ 或是 R. Lockley 的 *Gilbert White*⁴⁷)。在他們的筆下，懷特是位友善的自然學家、是親切的鄰人與主人、更是個關懷鄰里的知識人。這些從懷特書信集中挖掘出來的逸聞逸事，用了不同角度提出對懷特的觀察。對他們來說，科學家懷特/自然學家懷特的身分退居次位，作為詩人、開拓者以及風格作家⁴⁸的懷特則從中躍現，突顯其人文關懷的角色。

⁴¹ John White, 'Few Bibliographical Records,' p. viii.

⁴² B. C. A. Windle, 'Introducti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by Gilbert White* (London: J.M. Dent & Co., 1906), p. ix.

⁴³ W. T. Williams & G. H. Vallins, 'Introduction,'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W. T. Williams and G. H. Vallins (London: Methuen & Co., 1936), p. 4.

⁴⁴ James Fisher, 'Introduction,'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James Fisher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47), p. xiii.

⁴⁵ James Fisher, 'Introduction,' p. xx.

⁴⁶ Cecil, S. Emden, *Gilbert White in His Vill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⁴⁷ Lockley, R. (1954). *Gilbert White*. London: White Lion Publishers Limited

⁴⁸ Water Johnson. *Gilbert White: Poet, Pioneer, and Stylist*. London: John Murray, 1928.; 另請參考 Paul Foster. *Gilbert White: Naturalist, Poet, Priest and Scholar (1720-1793) – A Brief Biography*. Selborne: Gilbert White's House & The Oates Museum, 2000.

2. 懷特的研究精神與生態觀

各版的編輯或序言作者，各用不同的例子、書信記錄等，敘述的卻是同樣的一點，即懷特的與眾不同，而這樣的與眾不同，則指懷特的研究態度與精神。例如 H. J. Massingham(1938)指出，懷特的寫作文字呼應的是十八世紀的文字風格，但其寫作精神卻脫離該時代的框架。他認為，若由文字看來，懷特完完全全是十八世紀的產物，然而運用符合當代風氣的文字，對懷特僅是取其便利性，使他的讀者易於理解，然而懷特在文中流露的精神，在當時是獨樹一格。⁴⁹1862年版的序言提出，懷特與從普萊尼(Pliny)以來的「紙上自然學家」(Book Naturalist)不同，不僅主動觀察並且動員鄉親加入，而非僅在家中書房做紙上神遊。⁵⁰Leonard Jenyns(1843)指出，雖然懷特欣賞義大利自然學家 Scopoli 的作品，但也在書寫中，表達 Scopoli 實地查證工作不足的批評。⁵¹Grant Allen(1902)的說法，則在懷特的與眾不同中，點出了一種懷特精神的承接和創新，他說懷特的時代，自然史依然有許多中世紀故事，到懷特那個世代，才漸漸地往準確的一手觀察發展。⁵²懷特的與眾不同，編輯們所指不離他的研究精神，講求實證、觀察、不輕易接受迷信等態度。由此可以看出，懷特的研究態度是編者們最重視的特點，認為那是他所留下最重要的遺產。

此外，編者們也指出，懷特時代的自然學家以「分類學」(classification)為主，受到林內影響，為「系統主義者」；但懷特認為系統為輔，並非研究目的。他向 Barrington 表示：

長久以來對植物學的批評，一直都認為它是一個滿足愛好以及訓練記憶的工作，卻未能帶來心靈進步，或者獲取任何真正的知識。如果這門科學就此侷限於系統化分類，那麼這些指控將是真實的。然而，希望抹去這項誹謗的植物學家們，應當學習植物哲理，調查植物的法則，檢視有效植物的功力與效用，促進植物的培養，結合園丁、栽培者、農夫和植物學家為一身。系統絕對不該被丟置一旁。沒有系統的話，自然的領域將是一片無路的荒地；然而系統應當是研究的輔助，而非主要目標。⁵³

對此，E. M. Nicholson(1929)也有類似的評論。他指出，懷特在出版之前將原始信件編輯過，去掉較私人及瑣碎的細節，而有些內容他未依原始內容出版，反而在出版的信件中加油添醋。Nicholson 舉例，在原始信件中，懷特提到某個人看到一隻雲雀，卻在

⁴⁹ H. J. Massingham, 'Introduction: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in H. J. Massingham, ed., *The Writings of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London: Nonesuch Press, 1938), pp. ix-xii

⁵⁰ Unknown author, 'Preface,'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Bell and Daldy, 1862), p. vi.

⁵¹ Leonard Jenyns, 'Preface,'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John van Voorst, 1843), p. p. vi.

⁵² Grant Allen, 'Introduction,'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Grant Allen (London and New York: John Lane, 1902), p. xxx.

⁵³ *NHS*, DB: 40 (June 2, 1778).

出版時的信件裡，寫著某人看到幾隻雲雀，從「一隻」變成「幾隻」，Nicholson 認為這種差異不是寫作地方史應該有的現象；但粗心大意也不是懷特的風格。因此，Nicholson 認為懷特寫作《塞耳彭自然史》的重點，不在「塞耳彭」，而在「自然史」，懷特希望的是寫作一部作品，讓大家知道自然史可以超越當時普見的分類學。⁵⁴

懷特認為，植物學的重點應當在於植物的哲理、法則，更全面地了解植物的內涵，如他在給 Barrington 的信裡提到：

植被非常值得我們的注意，同時對人類而言是最重要的，它能為我們帶來許多生活中舒適優雅的享受。因為有了植物，我們才有木材、麵包、啤酒、蜂蜜、酒、油、亞麻、棉等等，這些不僅加強我們的心靈，提升精神，也使我们免於嚴酷的天氣，並且成為我們外在的裝飾。⁵⁵

之所以要了解植物更深層次的意涵，而不僅僅限於分類，是因為植物與人類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能夠妝點人類的物質與心靈層次。如同 Mark Daniel(1985)所說，懷特的生態觀並非是一種對自然界的優越感，而是一種彼此皆為自然一部分的認知，並沒有哪一方來得較為重要，而是彼此以一種互惠的方式連結。⁵⁶

3. 懷特著作的時代意義

隨著科學的進展，編者也開始思索如何用「當代」的觀點，來重新評價懷特過去的研究與觀察。換言之，懷特當年的觀察確實精準且有其時代的意義，但在該書出版六十年後，人們該怎麼看待當中某些略顯過時的論點，就饒富興味了。各問題裡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懷特對候鳥遷徙的觀察。懷特當時主張：不是所有的雁子都會南遷；有些只會在冬季進入遲緩冬眠（torpid）狀態而已。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這種看法當然是錯的，但如何評價一本名著中的謬誤，必然會引發不小的爭論。L. C. Miall 與 Warde Fowler(1901)所寫的簡介，就用了相當的篇幅來梳理這個問題。該部分的主筆者 Fowler 問道：為什麼像懷特這般敏銳的觀察家也會犯這樣的錯誤呢？Fowler 從兩千年前亞里斯多德的著作開始談起，仔細論證了誤認雁子不全都南飛的迷思由來已久，倘若懷特也受此千年迷思影響，似乎也不足為奇。⁵⁷但 John Burroughs (1895)所撰寫的版本裡，對此點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對 Burroughs 來說，懷特總是把科學放在第一位的（science comes first）。也就是說，懷特作品的價值不在於他結論的對錯（換言之，雁子南不南飛不是重點），而在於他仔細觀察、悉心收集證據的態度。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一種科學的態度，也是他觀察最可貴的地方。⁵⁸

⁵⁴ E. M. Nicholson, 'Introductory Chapter,'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E. M. Nicholson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9), p. 41.

⁵⁵ DB, 40 (June 2, 1778).

⁵⁶ Mark Daniel, 'Introduction,' in Mark Daniel, selected, H. J. Massingame, ed., *The Essential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Boston: David R. Godine, 1985), p. xii & p. xix.

⁵⁷ L. C. Miall and W. Warde Fowler, 'Introduction,'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ited by L. C. Miall and W. Warde Fowler (London: Methuen & Co., 1901), pp. xxxi-xxxvi.

⁵⁸ John Burroughs, 'Introduction,'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New York: D. Appleton

而懷特著作的價值，究竟如何判定？Grant Allen（1902）認為，由於科學的變遷，懷特作品的價值到了 Allen 年代，是屬於文學的價值（literary value）。⁵⁹這是為何懷特的作品不像其他的自然史書籍，在時代演進過程中被遺忘，反而能夠長時間流傳的原因。Horace Groser（1908）也呼應這樣的說法，認為懷特在書中傳達的是第一手經驗，該書不僅是自然歷史的集結，也是文學作品。⁶⁰

（三）佈道詞中的懷特生活世界

懷特認為，有關他的家鄉塞耳彭的地方史中，修道院歷史是最有趣的部分。⁶¹為了呈現這部修院的歷史，他親自前往牛津大學尋找資料，一如史家般的詳實核對，以之做為書寫《民俗記事》的素材。《民俗記事》以大篇幅記錄塞耳彭修道院的興衰，⁶²其中不乏對中世紀時教會的腐敗以及修院僧人行事不檢點的記載。對此懷特雖然不曾明白地表達譴責之意，但卻引用中世紀諷刺作家如 Piers Ploughman 的作品，用以諷刺中世紀時期的教會，這些詩作可以稱得上是最經典的諷刺之作。

懷特的摯友 John Mulso 也是一位神職人員，他在給懷特的一封信中，Mulso 提到懷特曾經說過：「一個神職人員不應當懶惰、無所事事。」⁶³有一個例子可以看出懷特生活態度的認真與負責。1774 年一月的某個星期天，村莊裡淹水過深，使得他和家僕只得由往 Farringdon 的路上折回，懷特告訴他的弟弟，這是十三年來他第一次因氣候因素而無法到 Farringdon 講道，⁶⁴這顯示出過去無論氣候如何不佳，他仍不怠忽職守。他曾經在佈道時，提到神職人員具有的特殊生活條件與在世責任：

那些在神的祭壇前服務的人，像是牧師或服事，應該要能夠即時地為人們解答有關上帝話語和奧義的問題；這些人員幾乎從還在母親懷裡時就已經被指定奉獻於宗教學習，他們所受的教育就是在研讀書籍、過去最經典的寫作，以及最好的對話，同時因著有輕鬆的收入，他們得以免於身體上的勞動以及世俗的煩惱，有很多的閒暇時間，他們沒有必要負什麼責任或只看得見他們眼前的事物，他們有機會閱讀，檢視並評論，尋找那些看不見的差異，事物最原始的起源，以及穿過錯誤的迷宮和欺騙的曲路，追溯事實真相。⁶⁵

& Co., 1895), p. xii.

⁵⁹ Grant Allen, 'Introduction', p. xxx.

⁶⁰ Horace Groser, 'Introductory Note to this Edition,'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08), p. 3.

⁶¹ AS, 7.

⁶² 此時的修道院屬於英國舊教，到了懷特的時代屬於英國國教，已經不再有修道院的制度。

⁶³ 原文：'... a Clergyman should not be idle and unemployed.' 出自：Rashleigh Holt-Whit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ilbert White* (London: John Murray, 1901), p. 77.

⁶⁴ Cecil Emden, *Gilbert White in His Vill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37.

⁶⁵ 懷特佈道詞第 33 篇。

懷特認為神職人員應該利用這些閒暇時間，專心研究與學習，以幫助人們解惑。相形之下，中世紀僧人們的荒唐舉止包羅萬象，他們不知節制與檢點，不務正事的行為，實在與懷特對於神職人員的期待大有出入。正因為他體會到自己何其幸運的毋須進行繁重的勞力工作，所以懷特才認為神職人員更應該努力不倦。這佈道詞的內容，無疑的反映出懷特的一種自我反思，以及他對世俗教士的評論與看法。

二、《塞耳彭民俗記事》意義之探討

《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分為自然史與民俗記事兩部分。《塞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以下簡稱《自然史》)為懷特與 Pennant 和 Barrington 的書信集，而懷特持之以恆的觀察以及生動細膩的筆觸為懷特的作品吸引了許多讀者。這本懷特與時人的書信集，呈現出懷特好奇探索的態度、良好的觀察力，及嚴謹的科學實證態度，同時懷特不間斷的記錄，使該書具備日知錄特質。⁶⁶這種特質使得懷特好像是塞耳彭當地一位生態史官，也因為他以塞耳彭做為田野研究之地，因此也具備生態人類學民族誌研究的特性。《自然史》一書將懷特細緻獨到的觀察之眼表露無遺，即使是再常見、微不足道的現象，對懷特而言都有其價值以及美感。

然而懷特的研究範疇並不僅限於自然界，《自然史》中所描寫的塞耳彭這個小村莊，更非懷特記錄的全部面貌。懷特為塞耳彭的傳統風俗、歷史文物與地理風情等做了一番介紹，集結為《塞耳彭民俗記事》(*The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以下簡稱《民俗記事》)，成為《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全書的第二部分。

(一) 內容概述

《民俗記事》延續《自然史》所採用的書信體，但文中既沒有收信人，也沒有標明信件日期。和《自然史》的前九封書信相同，懷特在為《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一書的出版做準備時，特地以書信體的形式寫作《民俗記事》，以補充《自然史》的不足。⁶⁷《自然史》的前九篇書信，是在該書計畫出版之際另外添補，簡要介紹塞耳彭的地理位置、地形分布、生態系統與自然資源狀況，做為懷特與 Pennant 及 Barrington 通信內容的背景，以期有利讀者了解塞耳彭。在這九篇書信中，懷特曾為《民俗記事》埋下伏筆。在《自然史》信件八的結尾，懷特提到在沃爾默湖(Wolmer Pond)底部發現的大批羅馬鑄幣，他表示，「但因為這項發現比較屬於此地的民俗文物，我就暫時不提

⁶⁶曾華璧，〈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家 Gilbert White 及其《塞耳彭自然史》書寫特色〉，論文草稿。

⁶⁷ Richard Mabey 認為懷特之所以加入民俗古物學的記載，可能是受到弟弟 Thomas 的影響，參考：Richard Mabey, *Gilbert White*, p. 159; 在 Prof. Newton 所寫的懷特傳記裡，則指出兩位協助懷特進行民俗古物研究的友人，分別為 Richard Chandler 和 Ralph Churton。懷特於麥格達倫學院 (Magdalen College) 的文獻館為《民俗記事》進行研究工作時，Chandler 以及 Churton 兩位都提供幫助，參考：Alfred Newton, "Gilbert White," in Sir Leslie Stephen, E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New York: Macmillan, 1885), pp. 36-48.

細節，在我書寫關於這個村莊以及鄰近地區更為古遠的歷史時，再詳加介紹。」⁶⁸

《民俗記事》的每一封信各有主題，而且按時序發展前後連貫。懷特在信裡經常告知讀者，「接下來的信件中將提及……」或者「這部分將在後續信件討論」等，由此更可以看出，信件內容是事先經過規畫的。其內容依主題分類，整理如下表：

信件	主題
一	介紹塞耳彭與羅馬人的關連，以及於塞耳彭當地的沃爾默池塘底部所發現的羅馬文物。
二	記述塞耳彭為薩克森 (Saxon) 村莊的事實以及開發。
三、四	介紹塞耳彭教堂本體以及附屬建物的建築結構、特色及特殊文物。
五	記錄教堂墓地上的一棵紫杉以及與紫杉樹相關的觀察。
六	介紹塞耳彭牧師俸以及歷任牧師記事 (其中包含與懷特同名的祖父吉爾伯特·懷特)。
七	第七封信由塞耳彭修院的創始人 Peter de la Roche 開始記述起，記載當時 de la Roche 向當地人買地的轉手記錄以及修院成立憲章等。
八~十二	記述當地名人亞當葛登爵士 (Sir Adam Gurdon) 的事跡，這位爵士篤信宗教力量，與塞耳彭修院往來頻繁，更捐出私人土地供修院使用；同時亞當葛登爵士與聖殿騎士團 (Knights Templar) 亦頗有淵源，第十一封信特別講述聖殿騎士團在塞耳彭當地的活動，塞耳彭有一處名為 Temple，過去為聖殿騎士團所有，是該組織在塞耳彭活動的中心。
十三~二十五	記述塞耳彭修院的沿革興衰，包含其興建、歷任修院長的選舉輪替、管轄該教區 (diocese) 的溫徹斯特 (Winchester) 主教的介入， ⁶⁹ 以及僧院生活的腐敗等等。最後修院解散，其下財產轉入牛津大學麥格達倫 (Magdalen) 學院手中，修道院本身也變成一個不起眼的小禮拜堂。
二十六	記載修院原有的建築本體到了懷特時代腐壞的狀況。根據懷特記載，到了他的時代，原來修院建築所在之處，僅留下一面牆。最後懷特則補充在《自然史》中遺漏的關於他所飼養的陸龜 Timothy 的情節。

(出

處：本文整理)

⁶⁸The Rev.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with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parts of nature and the naturalist's calendar*, Thomas Pennant (TP), 8: 25.

⁶⁹ 在教會行政系統上有個層級的「教區」。約自 12 世紀開始，多個 parishes—最小的單位—集合成為 deaneries, deaneries 再被集合成為 archdeaconeries, 然後再集合成為 diocese。每一個 diocese 由一位主教 (bishop) 管轄，在每一個 archdeaconery 裡，再設置一位 archdeacon 做為主教的代表人。以上參考：N.J.G. Pounds,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arish: the Culture of Religion from Augustine to Victo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2-43。塞耳彭所在的漢普郡 (Hampshire) 屬於溫徹斯特主教 (Bishop of Winchester) 的管轄範圍。

第七封信開始一直到最後的第二十六封信，為數二十封信都在介紹與塞耳彭修道院(Selborne Priory)有關的人事物，所以與教會及修院相關的歷史佔去《民俗記事》絕大部分的篇幅，在正式開始修院相關記錄之前，懷特有「我現在來介紹我們這個地方歷史中最有趣的一部分，也就是塞耳彭修道院的歷史」這樣的說法，⁷⁰甚至最開始的幾封書信仍然不離塞耳彭教堂的記載。

(二) 接受情形

繼 1789 年首版《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以「自然史」和「民俗記事」兩部分出版後，這部以修院歷史為主體的《民俗記事》就甚少被提起。後續的版本往往將《民俗記事》略去，反而就《自然史》、懷特的詩作、其他自然觀察筆記或私人書信編集出版。此一作法，可以說從 1802 年出版的《塞耳彭自然史》開始。⁷¹此版是由與懷特有交流情誼的 Dr. John Aikin 編輯，並且由懷特的侄子 John White 撰寫一篇懷特生平的短文。在該版序言裡，編者指出《民俗記事》即使缺少亦無妨，於是改以 *Naturalist's Calendar* 和 *Miscellaneous Observations* 代替，同時收錄由曾與懷特交換氣候雨量資料的 William Markwick 所記錄的日曆與觀察。⁷²

根據版本學家 Ian F. Lyle 所整理的版本研究，截至 1983 年共 90 版全新版本中，⁷³僅有 20 版收藏《民俗記事》。其中 1875 年由 Frank Buckland 編輯的版本首先收錄 Lord Selborne 所寫有關塞耳彭一帶的羅馬時期英國的考古發現之介紹；⁷⁴ W.S. Scott 於 1950 年所編輯的版本，則少見地略去《自然史》，僅收錄《民俗記事》。⁷⁵1982 年時則又出現另一版以《民俗記事》出版的專書，翻印自 1813 年的四開版《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當中民俗記事信件，但略去信件後的附錄。⁷⁶

本文研究過程中所蒐集的歷史版本編輯前言中，幾乎不提起《民俗記事》，即使提起，也是給予負面評價，顯現歷代版本的編輯並不特別重視這一部分。James Fisher (1947) 在他所編輯的版本中表示，由於《民俗記事》「缺乏創新」，故缺漏也不可惜。

⁷⁰ The Rev.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with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parts of nature and the naturalist's calendar*; *The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AS), 7: 305. 以下引用《民俗記事》內文時，僅以 AS 標示。如此處 AS, 7: 305，則指《民俗記事》第七封信，位於本文所採用的 Sir William Hardine 編輯 1891 年再版版本的第 305 頁。

⁷¹ 該版本出版資料如下：Gilbert White, *The Works in Natural History of the Late Rev. Gilbert White*. London: T. Bensley, 1802.

⁷² John Aikin, 'Advertisement,' in Gilbert White, *The Works in Natural History of the Late Rev. Gilbert White* (London: T. Bensley, 1802), p. vi.

⁷³ Ian F. Lyle, 'A List of Editions of Gilbert White's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in Richard Mabey, e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Century: London, 198), pp. 243-250.

⁷⁴ 該版本出版資料如下：Gilbert White; with notes by Frank Buckland,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in the County of Selborn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5.

⁷⁵ 該版本出版資料如下：Gilbert White; edited by W. Sidney Scott, *The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London: The Falcon Press, 1950.

⁷⁶ 該版本出版資料如下：Gilbert White,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Gresham Books, 1982.

⁷⁷針對《民俗記事》的缺乏創新，編者 E. M. Nicholson (1929) 有更進一步的解釋。他在前言中指出，《民俗記事》只是將他人所寫的資料集結成冊，既無文學價值，亦無歷史價值，甚至表示懷特同時代的人如好友 John Mulso，到後代讀者都認為那是個「錯誤」。⁷⁸的確，甚至 Mulso 也對《民俗記事》嗤之以鼻。Mulso 稱《民俗記事》為「廢話」(rubbish)以及「粗糙之作」(rough work)，⁷⁹一再督促懷特放棄《民俗記事》而盡快就自然觀察的部分出版。

從歷年來各版本編輯們的取捨中，可知相形之下《民俗記事》似乎並不受到編輯們的青睞。為何如此？《民俗記事》與《自然史》在懷特心中的重要性相當，而《民俗記事》的記錄有何意義？以下討論其不受重視的原因，探索懷特藉此書寫所傳達的理想為何，並且提出對《民俗記事》定位的新詮釋角度。

(三) 不受歡迎的原因

1. 內容枯燥、缺乏原創性

《民俗記事》裡，懷特的寫作風格較嚴肅，語調平淡單一，與《自然史》隨性記錄的作風相差甚遠。《自然史》Everyman 系列第二版的編輯 R.M. Lockley(1949)認為，在《民俗記事》中，懷特使用的是「博物館人員」的語言。⁸⁰Lockley 所指的博物館人員語言，是針對《民俗記事》裡正式、較為艱澀專業的用詞。《民俗記事》的記述一筆筆的統計資料、財產清冊或歷任牧師名單等，在信中被詳列，在 1789 年的首版附錄中，更納入許多懷特收集得來的文件原文。

這一部分的文獻，許多是懷特在牛津大學麥格達倫學院收藏的史料中整理而成的心血。這些修院史料大多是以拉丁文書寫的。為了呈現原始史料，在信中懷特同時引用大量的拉丁文，不易閱讀，甚至懷特在信件中，追溯起某一拉丁字詞變化的正確使用：

古物民俗學家一直對於 *preceptores* 以及 *preceptorium* 兩個詞感到困惑，無法肯定究竟所指的是哪位官員或建物。但前述一段從我手上的文件所引用的段落，*per manum preceptoris vel ballivi nostri, qui pro tempore fuerit, ibidem* 可能可以幫忙解釋這其中的困難。如果我們假設 *preceptor* 和 *ballivus* 是同義詞的話，那麼接下管理薩丁頓聖殿騎士團宅邸(*preceptory*)職務的弟兄是 *preceptor*，他必須監管大小事務，收取

⁷⁷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James Fisher.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47.

⁷⁸ E. M. Nicholson, 'Editor's Preface'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E. M. Nicholson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9), p. 14.

⁷⁹ 關於 John Mulso 對《民俗記事》的抱怨與批評，參考：R.M. Lockley, R. Gilbert White (London: White Lion Publishers Limited, 1954), p. 76.

⁸⁰ R.M. Lockley, 'Introduction'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J.M. Dent, 1949), pp. xii-xiii.

財務款項，同時如前所述，由議事廳負責支出。因此根據這個解釋，*preceptor* 是一個財產管理人，而 *preceptorium* 是他的居所。我很清楚，根據嚴格的拉丁文法，*vel* 應該是 *seu* 或 *sive* 才對，而字詞順序應當為 *preceptoris nostril, vel balivi, qui*，另外 *ibidem* 應該是 *ibi*；*ibidem* 當指兩位或以上的人，但是若將古典拉丁文的微妙細節套用到十三世紀的拉丁文上，依當時的作者們似乎僅以淺顯易懂為目的之狀況，這很難被視為是公平的。⁸¹

這樣對於拉丁文字詞變化和語句順序的討論，以及經常引用以拉丁文書寫的文件、史料為佐證，可以推知懷特個人對於拉丁文顯然頗有造詣。但是拉丁文字的學習和使用，到了懷特的時代已經不再是知識分子學習的主要語言與溝通工具，不難想像這些不時參雜於信件內文，且往往佔據不小篇幅的拉丁文件的引用，對於後來的讀者形成一種閱讀上的阻礙。

藉著懷特對於史料文件的查證與詮釋，尤其是塞耳彭地區的教會相關歷史被清楚地呈現出來。然而綜觀《民俗記事》書寫風格，其記錄方式多條列、清單式的筆調，引用大量的拉丁文也使得閱讀不易。雖然有大量史料為佐證，卻僅是將前人的記錄做一番整理，內容缺乏新意，反而較像是史料的堆砌。

2. 難以引起讀者共鳴

研究英國地方史發展的學者 Hoskins 指出，⁸²十七、十八世紀時期，英國的郡誌書寫漸漸發展，此時寫作的作者以及寫作對象，仍是所謂的士紳、地主以及教士階級，Hoskins 稱此為「士紳階級為士紳階級所寫的地方史」(*local history written by gentlemen for gentlemen*)。到了十八世紀教區歷史則開始發展，但作者及讀者依然侷限於領主階級。⁸³

參照《民俗記事》的寫作動機與內文題材，我們可以試著了解懷特做為一位十八世紀民俗學家(*antiquarian*)與其寫作的時空。由於懷特本人為神職人員，加上出生於宗教氛圍濃厚的家庭，不難理解他對於教會歷史的興趣。他在《民俗記事》中使用大量拉丁文，用字艱澀，加上對於修道院歷史的重視，這些都呼應了 Hoskins 對於過去地方史書寫侷限於某一特定階級，而忽略常民生活的批評。羅馬文物、教堂建築、歷任

⁸¹ AS, 11: 322-323. 此處翻譯為保留原文對於拉丁字詞文法的解釋，故將拉丁字部分直接呈現。

⁸² Hoskins(1908~1992)積極推動將地方史書寫、研究提昇為學術專業，提倡地方史研究的方法與嚴謹度（如其著作 *Local History in England*，以及 *Fieldwork in Local History* 都是為地方史學者所著的工具書）。Hoskins 也是促成萊斯特大學地方史系所成立與發展的重要推手，將之視為一門專業學科進行研究。W.G. Hoskins 的論述為英格蘭的地方史寫作的發展脈絡做了系統性的整理，對本文了解英格蘭地方史的歷史背景有很大的幫助。

⁸³ W.G. Hoskins, *English Local History: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3 March 1966*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5.

牧師以及修道院組織的變遷等，並不見得能夠呈現塞耳彭這個地方的人民都能感同身受的教區歷史。

缺乏日常生活經驗的記述，在其接收上也就面臨相當的侷限。在塞耳彭的人民都難以從自身經驗中理解，更遑論在其他地區以及後代的讀者。1802年版本的序言指出，許多人認為《塞耳彭自然史》是依據一個「較為在地而且有限有計畫」書寫而成；但事實上，書中所寫的觀察不僅適用於懷特所居住的塞耳彭，也適用於英國不同的地方。他的看法點出《自然史》的一項特色，即為能夠引發閱讀者的共鳴，因為《自然史》流露的是一股對自然的好奇與情感，對科學的探索，讀者彷彿能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找到類似懷特筆下的自然世界。相形之下，《民俗記事》的敘述則因為較為生硬，堆砌事實般的平鋪直述，雖然是親自查證，但懷特直接由歷史文件轉述，讀者不能體會作者對民俗古物與歷史記載的熱情，也難以與自身的經驗互動。

懷特的好友 John Mulso 對於懷特耽誤出版像《自然史》這樣「帶著甜美優雅的簡樸的觀察」(the sweet and elegant simplicity of your observation)一事感到十分不耐，就他而言那才是懷特著作的賣點。《自然史》中輕鬆的筆調給予該書一股不造作的自然世界互動的閱讀情境。與《自然史》相較之下，《民俗記事》則呈現另一種將事實以條列式陳述、較為單調的敘事手法，其間的專業語言與大量引用的拉丁文，也阻礙了後人閱讀的流暢度。在閱讀過《民俗記事》後，不難理解為何編輯往往將此部分略去，然而，懷特仍然堅持將《民俗記事》與《自然史》共同集結成塞耳彭的專書，是為了推廣他所認知的「教區歷史」。懷特親友、後代版本編輯的意見與懷特本人的堅持，兩者之間的衝突所突顯的問題是：究竟懷特堅持納入《民俗記事》，其所認知的「教區歷史」意涵為何？《民俗記事》在呈現他認知的「教區歷史」上扮演什麼角色？

(四)《民俗記事與懷特的教區理想》

1. 強調人文與自然記錄兼俱方為完整的教區歷史

參考懷特在《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的序文(advertisement)，他提到：

以下書信的作者透過合理的推論，冒昧向大眾解釋他對教區歷史的看法。在他看來，教區的地方歷史應當包含自然生產、事件以及歷史文物。

84

為了完整呈現對於 Selborne 的描述，懷特認為除了自然觀察記錄外，也必須加上民俗記事，才能呈現完整的「教區歷史」(parochial history)。這是懷特對於「教區的地方歷史」的定義。

⁸⁴ Gilbert White, 'Advertisement' in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in the county of Southampton: with engravings, and an appendix*, 1789.

懷特的著作並非開區域自然歷史寫作之先，結合自然歷史與文物介紹也不是懷特首創的作法。早在十七世紀間，Robert Plot—牛津大學化學教授以及 Ashmolean 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為牛津郡寫了一部《牛津郡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 1677)；由於這部作品大受好評，Plot 之後又受邀為 Staffordshire 寫作 *Natural History of Staffordshire* (1686)。⁸⁵ 後來類似的作品則有如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ounty of Surrey* (辭世後於 1718-1719 出版)，⁸⁶ 或者 Sir John Cullum 所寫的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Hawsted* (1784)。⁸⁷ 十七世紀時期盛行的研究收藏稀有物件的風氣，形成所謂的「珍奇文化」(culture of curiosity)，⁸⁸ 無論是自然與人造的奇珍異寶都是當時珍奇文化研究的範疇，所以 Plot 的著作裡，同樣地也觸及文物的介紹，而非僅有自然現象、物種的記錄，*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Hawsted* 也以自然歷史為首章，後來再處理教堂、領主、莊園等主題。⁸⁹ 由此可見，自然歷史與民俗文物介紹的做法由來已久。然而，十七世紀時的收藏家針對罕見的物件有詳盡的描述記錄，漸漸地參觀收藏品成為體驗驚奇與自然奧妙的管道，取代實地經驗，⁹⁰ 這樣的風氣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作者們習慣以二手資料寫作成書，反而忽略了第一手經驗的重要性。與當時其他學者收集物種樣品，以供展示或者分類的習慣不同，懷特重在田野觀察 (field observation) 和實地探訪。⁹¹

懷特一直都思考著教區歷史寫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能夠有所改進。1776 年一月，懷特在給弟弟 Thomas 的信裡，鼓勵 Thomas 著手進行自然史和民俗記事的準備工作，蒐集寫作材料：

不管如何，一旦你安頓下來後，要開始收集這個郡的自然史和民俗記事的素材。你現在正處於一個判斷力成熟的時期，也還沒有失去從事這工作所需的體力。你一定要提供我們你工作內容的版刻，而且帶著一位好的畫家到各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去。你可以輕易地勝過 Plot，他太過輕信，有時候顯得瑣碎，有時候顯得迷信，而且總是要做一些無用的展示以及賣弄博學……很可惜 Plot 的去世中斷了他的工作，他的第二部歷史作品大幅地改善，遠遠超過牛津郡這本書。⁹²

⁸⁵ Robert Plo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 being an essay towar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England*. Oxford: Printed at the Theater, 1677.

⁸⁶ Katie Whitaker, 'The culture of curiosity' in N. Jardine, J.A. Secord and E.C. Spary, Ed.,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2.

⁸⁷ Sir John Cullum,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Hawsted, in the County of Suffolk*, London: Printed by and for J. Nichols, 1784.

⁸⁸ Katie Whitaker, 'Culture of Curiosity', p. 75.

⁸⁹ Richard Mabey 認為懷特很可能參考了 Sir John Cullum 的章節編排方法。參考：Richard Mabey, *Gilbert White*, p. 202.

⁹⁰ Katie Whitaker, 'The culture of Curiosity', p. 89.

⁹¹ Paul Foster, *Gilbert White: Naturalist, Poet, Priest and Scholar (1720-1793)- A Brief Biography*, p.3.

⁹² Gilbert White to Thomas White, Selborne 4th January 1776. 出自：Rashleigh Holt-Whit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p. 297-298.

懷特給 Thomas 的提醒以及對 Robert Plot 作品的評語，突顯他對寫作地方歷史的態度。他認為作者首先要有判斷力，這裡的判斷力應當是指判斷蒐集的資料，以及閱讀詮釋的能力，不能輕信，應當做足考據查證的工作，才不致於顯得迷信。再者，作者需要有良好的體力，這裡懷特強調的是田野調查的必要性，唯有具備體力，才能到各地查訪，將所見所聞訴諸於版刻或畫作等記錄方式。

《自然史》和《民俗記事》這兩個部分的記述，各有其存在價值。懷特希望能在前人的地方歷史寫作的基礎上改良、進步，他更明白地將結合自然與人文記錄的作法，定義為教區歷史應當具備的元素。懷特對於教堂及修道院歷史的重視，也許在題材上未能跳脫以士紳階級為寫作對象與重心的窠臼，但那一方面是個人職業、興趣的使然，一方面也以《民俗記事》的寫作和傳統的地方史中所強調的民俗古物做銜接，補足在自然史部分未提到的塞耳彭面貌。再者，他試圖擴大教區歷史的定義以豐富寫作題材，強調自然現象也是教區歷史的題材之一，應當被納入地方史寫作中，方能更完整呈現當地人風貌。《自然史》不但包含了塞耳彭的地貌概述，更有包含該地植物、鳥類動物等是懷特數十年間不間斷地、以塞耳彭為觀察焦點的自然記錄，同時也是他個人對於自身生活環境的反省與互動。自然記錄與風土民俗的結合，才是懷特眼中完整的教區歷史。

2. 推廣小區域大觀察的地方觀察與歷史書寫

在序文裡懷特同時也指出，寫作該書的目的有三：

一為提醒讀者對過去視為理所當然、普遍事物的現象的注意；二為擴大歷史及地誌知識的範疇；三為對於古老習俗，尤其是僧院生活能有所解釋。

懷特希望藉著《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得以提醒他的讀者們不要將生活周遭事物視為理所當然，同時推廣他的「自然現象」與「歷史文物」兼俱的觀點，期待能夠擴大歷史知識的範疇。關於僧院生活的知識，懷特文中也特別強調這一方面研究的重要性，例如《民俗記事》信件十三中，懷特記載中世紀修院院長的選舉方式，明指，「這些記錄很少見，對於了解國內目前認識未深的傳教僧院有助益。」⁹³

Tobias Menely 提出，懷特的眼界在尋找周遭事物獨特性(particularity)，以發現塞耳彭的特色為旨趣，⁹⁴原來認為平凡無奇的事物或現象，皆應該細細品味，追根究柢。為 Everyman 版本的《自然史》寫作前言的 B.C.A. Windle (1906) 則認為，懷特在當地人們的眼中，可能只是無所事事地閒晃，浪費時間觀察的人物，並不認為他的發現

⁹³ AS, 13: 326.

⁹⁴ Tobias Menely, "Traveling in Place: Gilbert White's Cosmopolitan Parochial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8 (Fall, 2004): 46-65.

有何可貴，直到著作出版時，當地人才了解在他們生活四周有這麼多驚奇的事物。⁹⁵ 對懷特而言，若能將這份發掘地方特色與趣味的精神發揮，那麼或許可以在地方史有所貢獻：

如果受過教育的人們願意留意一下他們所居住的區域，並且發表關於他們四周事物的看法，那麼藉由這些題材可以建立起較完整的郡史。⁹⁶

懷特主張，一旦地方上的人對於生活周遭的人事物的觀察記錄被整合，書寫的主題又被擴大之後，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各郡，就能為各郡建立更為完整的郡誌。因此懷特鼓勵讀者注意所居住的區域，發表對於四周觀察的看法，他甚至表示，有閒的人們(people with leisure)應當居住在鄉村裡並且研習，以貢獻社會。⁹⁷

英格蘭地方史學家 Hoskins 指出，地方史是為了反映更大的歷史，人類的故事是環環相扣，而非單獨存在，與他人隔絕的，就如生態學研究生物和他們所處環境的互動關係，地方史也是一種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⁹⁸ 他指出：「地方歷史越深入、越徹底，其與通史間的關連性越大。」⁹⁹ 如果細看懷特和 Hoskins 兩人對於地方史的看法，可以發現他們同樣堅持小範圍，單一地區的「在地觀察」。懷特的書寫主張的是「專注於單一地方的書寫」，¹⁰⁰ 研究的區域越小，研究就能更為深入，於是應該將觀察以一個範圍較小的地方為出發點：

一位僅專注在單一區域的研究者，所能獲得的自然知識，是比那些自以為可以熟悉許多地方的人，更為詳實精進。因此，每一王國、每一省分，都該有專攻自己在地事物的研究者。¹⁰¹

除了單一區域外，如前文所述，懷特認為由一個小範圍的記錄著手，再與更大的區域連結，才能夠完整呈現郡誌，與 Hoskins 的「反映更大的歷史」的看法似乎不謀而合。這樣在地觀察，在地書寫的想法，於是成為是懷特撰寫《民俗記事》的驅動力之一。

懷特的時代，基於此時郡誌或地方調查知識尚未發展完整，¹⁰² 因此鼓勵投入小單

⁹⁵ B.C. A. Windle, 'Introduction', in Gilbert Whit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1906.

⁹⁶ Gilbert White, 'Advertisement', 1789.

⁹⁷ Cecil S. Emden, *Gilbert White in His Village*, p. 2.

⁹⁸ W.G. Hoskins, *English Local History: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3 March 1966*, pp. 20-22.

⁹⁹ C.W. Chalklin and M.A. Havinden, 'W.G. Hoskins: An Appreciation', in C.W. Chalklin and M.A. Havinden. Eds. *Rural Change and Urban Growth 1500-1800: Essays in English Regional in Honour of W.G. Hoskins* (London: Longman, 1974), pp.xix-xxvi.

¹⁰⁰ 曾華璧，〈環境史的典範：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家 Gilbert White 及其《塞耳彭自然史》書寫特色與影響的分析〉，論文草稿。

¹⁰¹ The Rev. Ge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with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parts of nature and the naturalist's calendar*, Daines Barrington (DB), 7 (Oct. 8, 1770): 134.

¹⁰² Hoskins 將英格蘭地方史的起始歸於 1576 年 William Lambarde 出版的 *A Perambulation of Kent*。他認為，William Camden 的 *Britannia* 是一本針對整個不列顛王國所寫的歷史人文、風土地理的調查，尚不能稱上是地方誌；這些歷史地誌的記錄，一直到了 William Lambarde 才有針對「郡」的歷史著作。當

位區域性的歷史書寫如教區地方史。從 Robert Plot 到懷特的時期，陸續地出現了記錄區域自然歷史與古物習俗等的著作，懷特雖未開此風氣之先，但他認為當時在南漢普敦郡的郡誌仍缺乏，希望號召地方人士加入寫作的行列。有趣的是，Thomas Pennant 在《蘇格蘭遊記》(*A Tour in Scotland*)中，提到他自己的作品是為了：

給不列顛北方的紳士與神職人員們，希望能夠激起他們的興趣... 向世界介紹有關他們自身教區的民俗記事和自然歷史，他們的記錄會比一個陌生人或者短暫的旅客的描述來得更完整也更叫人滿意。希望能有些教區裡的天才們出現，為大眾帶來他們所缺乏的，也就是地方歷史。¹⁰³

從這些評論看來，懷特的時代，基於此時郡誌或地方調查知識尚未發展完整，因此鼓勵投入地方歷史(local history)書寫、建立郡誌，當時有一種發展地方歷史書寫的共識。

(五) 討論與結論：重新定位《民俗記事》

閱讀過《民俗記事》後，再讀懷特的詩作 *The Invitation to Selborne*，¹⁰⁴我們更能了解其中提到的幾個地名以及歷史人物由來。以下摘錄詩中提及修院、聖殿騎士團的部分：

溪谷下游那寂寞隱蔽的角落裡，
沿岸的林木使泛著漣漪的小溪顯得陰暗，
修院的遺跡就在這裡；曾潛居在此
與世隔絕之所，是懶散的教士；
當教廷的闇黑籠罩大地之際，
當革命分子表達光榮的立場之前，
晚歸的牧羊青年經常可見
戴著僧帽的幽靈掠過起伏的平原。

隨後我的訪客往高處的聖殿去，
那棕色的山丘俯視腳下的林地；
聖殿騎士的名字來自猶太，
瘋狂的十字軍於世界興起一場大火；

然，在 Lambarde 之前的 Camden 等人，為了這些後來的地方史書寫立下典範，但 Hoskins 認為 Lambarde 的作品，才是地方史的起始。參考：W.G. Hoskins, *English Local History: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3 March 1966*, p. 4.

¹⁰³ Thomas Pennant, *A Tour in Scotland MDCCLXIX* (Chester: John Monk, 1771): p. 287. Available at: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tourinscotlandmd00penniala> [accessed October 2010]

¹⁰⁴本段詩文擷取自懷特的詩作 'The Invitation to Selborne'，詩作全文可參考：The Rev.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with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parts of nature and the naturalist's calendar*, pp. 463-465。懷特寫作這首詩是為了邀請他友人們到塞耳彭拜訪。

在教宗和修士們的慫恿之下，
百萬名士兵蜂湧至東方；
生活奢華的騎士們無法挑戰
突厥斯坦騎兵的奮力抵抗。¹⁰⁵

在這兩段詩文中，懷特來到位在溪邊人跡罕至的塞耳彭修院舊址，想像修院仍在時的情景，他稱教士們為「懶散的教士」(lazy canon)，並形容當時教會腐敗情景有如黑暗籠罩這片土地，使人聯想起懷特在《民俗記事》裡將宗教機構的力量比擬為「漩渦」，同樣讓人們無可躲避；而原本不該擅離修院的教士們，身著僧服，如幽靈一般在夜裡行走過平原，彷彿不欲人知他們的行蹤。接著懷特引領讀者到位於高處，過去歸屬聖殿騎士團財產的 Temple 一處，從高處俯看林地，回想起聖戰當時騎士團成員蜂湧至聖地的一段歷史。

懷特將修院、聖殿騎士團等與塞耳彭的地理分布、自然情態等介紹巧妙地結合，他邀請詩作讀者到塞耳彭，不僅欣賞這個世外之地幾乎未被破壞的自然景色，也在其間穿插歷史人物與事件，兩相呼應。這和懷特當初撰寫《民俗記事》以補足《自然史》的不足，動機其實是相似的。雖然歷年來討論《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的焦點總是置於《自然史》的部分，二百多年來的再版也多就《自然史》出版，忽略了《民俗記事》。但懷特的序文指出他希望向讀者傳達何為「教區歷史」的理想，也就是教區歷史應當包含該地的自然與人文觀察。

懷特的見解，提出的是一種對文化與自然二元化的反思以及「在地深度」的重要性。Mark Daniel (1985)表示，懷特「既不將之[自然世界]人格化，也不理想化，他也不具有常見於十九世紀自然學家，對於動物世界的優越感。他和燕子或陸龜提摩西一樣，都是他的教區的一部分。」¹⁰⁶其實不僅僅是了解動物世界為教區一部分，懷特也認知到植物與人類生活的密不可分：

植被非常值得我們的注意，同時對人類而言是最重要的，它能為我們帶來許多生活中舒適優雅的享受。因為有了植物，我們才有木材、麵包、啤酒、蜂蜜、酒、油、亞麻、棉等等，這些不僅加強我們的心靈，提升

¹⁰⁵節錄部分的原文為：A down the vale, in lone, sequester'd nook, / Where skirting woods embrown the dimpling brook, / The ruin'd Convent lies; here wont to dwell / The lazy canon midst his cloister'd cell; / While papal darkness brooded o'er the land, / Ere Reformation made her glorious stand: / Still oft at eve belated shepherd-swains / See the cowl'd spectre skim the folded plains. // To the high Temple would my stranger go, / The mountain-brown commands the woods below; / In Jewry first this order found a name, / When madding Croisades set the world in flame; / When western climes, urged on by Pope and priest, / Pour'd forth their millions o'er the deluged East: / Luxurious knights, ill suited to defy / To mortal fight Turcéstan chilvary.

¹⁰⁶ Mark Daniel, 'Introduction,' in Mark Daniel, selected, H. J. Massinghame, ed., *The Essential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Boston: David R. Godine, 1985), p. xii & p. xix.

精神，也使我們免於嚴酷的天氣，並且成為我們外在的裝飾。¹⁰⁷

所以懷特認為植物並非與自外於人類社會，反而是以一種生命網絡的概念，指出植物為人帶來物質以及心靈層面的享受，在人類日常生活中具有動態的生命力，對人類社會有積極、「重要」的角色。這顯現他看待文化/自然關係的多層次觀點，文化與自然是互相交錯，彼此補足的，而非彼此排除，也因為如此，一個完整的教區歷史，應該能夠體現兩者關係。

懷特對於建立深度教區歷史(parochial history)的想法，使人聯想起近年來在英國由 Common Ground 組織推行的教區地圖繪製 (parish-mapping) 行動。¹⁰⁸ Common Ground 之所以推廣教區地區繪製，和將對土地的詮釋權交回地方人民手中的想法有很大關係，尤其在衛星空照等技術出現後，地圖繪製以科技處理，相形之下，在地人的在地知識 (ground knowledge) 被忽略或視為錯誤，因此藉著教區地圖繪製活動，鼓勵人們重新詮釋地景。透過教區地圖的繪製，Common Ground 向人們推廣教區地圖繪製，發現地方特色 (local distinctiveness)，加強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Common Ground 強調的地方特色並非僅著重於雄偉、具美感的特色，凡是地方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常見、平凡卻足以描繪地方的，都可以是地圖上的地方特色。懷特的理想，即使在今日的地方書寫中，都是相當有遠見的。這一層意義若能夠被突然，更能夠呼應懷特的經典著作對於地方環境教育的貢獻。

總而言之，本文認為即使《民俗記事》部分的筆調生硬或內容題材較為枯燥，不若《自然史》來得隨意自然，引人入勝，但如果能將懷特的「教區歷史」理想納入討論《民俗記事》時的考量，則更能了解懷特在寫作當時的動機以及其時代意義。懷特的著作不僅在自然史記錄上有其獨特地位，堪為自然書寫的經典之作，更重要的是借由自然歷史及民俗記事的教區歷史，拓展時人歷史地理知識的視野。懷特提醒當時的人們多注意與自己周遭環境的互動關係，鼓勵人們投入地方史書寫，以小區域但大深度的方式為自己生活的地方建立歷史記錄。

然而，《民俗記事》之推廣的確有其困難度。尤其是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之下，懷特所記錄的教會、修院等，並非台灣社會的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讀者較難理解以及受到吸引。但是，《民俗記事》的「意義」比起它的實際內容要來得重要。介紹《自然史》時，不應忽略《民俗記事》出現在原始版本中的意涵。《民俗記事》和《自然史》對懷特而言，都是他所想傳達的理想中不可缺的。因此本文認為，無論內容、筆調是否枯槁，當我們討論懷特作品的時代意義，不能忽略《民俗記事》與《自然史》的關係，以及懷特對於教區歷史寫作的觀點與理想。

¹⁰⁷ DB, 40 (June 2, 1778).

¹⁰⁸ Sue Clifford, 'Places, people and parish maps', available at <http://www.england-in-particular.info/cg/parishmaps/m-ppp.html> [accessed September 2010].

三、《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版本研究

(一) 版本演進

誠如上述，懷特的名著《塞耳彭自然史》自 1789 年出版至今，已逾兩百年。兩百多年來該書再版超過二百次，也在世界各地被翻譯成各種文字。面對如此浩瀚的版本，本文研究的標的乃哈佛大學各圖書館內所珍藏的 224 個版本。哈佛大學藏書完整且該大學與 Google Books 合作將部分版本掃描上網，這使得該書的可接近性 (accessibility) 大增。當中每個版本都風格獨具，其中也不乏珍貴之善本書。這些善本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均已下載或由作者親自於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查閱並翻拍、掃描攜回。本文針對版本的分析，即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本研究由哈佛大學蒐集得來的電子書、翻拍、掃描等檔案，數量龐大。各版本的編者序言也被印出為紙本資料，以利研究進行。為了使分析各版序言的工作順利進行，並且將這筆龐大的資料以系統條理的方式歸納整理，以利後續檔案的存取，本研究建立版本演進的表格，同時納入版本學家 Ian Lyle 對於至 1983 年為止《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新版本的整理。¹⁰⁹該表格詳列年代、出版項、編輯、版本內容 (參考 Lyle)、序言、序言作者、Lyle 評論、檔案類型。另外，為使對版本演進以及特色有第一手觀察，也添購許多重要版本的原版書籍，建立《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的小型收藏。

大體來說，通過原典一手史料的閱讀，可從中看出《自然史》一書發展的軌跡。本書首版¹¹⁰發行於 1789 年，該版乃由懷特胞弟 Benjamin White 及其子所開設的 B. White & Son 發行。1792 年時，該書則已經有德文版本出現。¹¹¹1802 年，由 Dr. John Aikin 所編輯的版本，¹¹²對原書做了兩項更動：首先是把原書中《民俗記事》的部份刪去，並新增了 1795 年 Aikin 所集結的 *Naturalist's Calendar,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Parts of Nature* 等資料，同時收錄了 William Markwick 的 *Naturalist's Calendar*，以與懷特的記錄做為對照；另一項重要的變革是，書中在編輯所寫的 'Advertisement' 後附錄由懷特的姪子 John 所執筆的 'Few Biographical Records' 一文，簡述懷特的生平。在該篇文章中，John 表示對這個版本很有信心，認為它能夠激發年輕人以及退休者對自然史的興趣。1813 年出版兩個版本，一為四開本 (quarto)，一為八開本 (octavo)，兩版大致與 1802 年版本類似，但首次收錄懷特的詩作。¹¹³至此《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各版

¹⁰⁹ Ian F. Lyle, 'A List of Editions of Gilbert White's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in Richard Mabey, e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Century: London, 198), pp. 243-250.

¹¹⁰ 本書第一版的出版資料如下：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in the County of Southampton: with Engravings, and an Appendix*. London: printed by T. Bensley for B. White and Son, 1789.

¹¹¹ 參考 Ian Lyle, 'A List of Editions of Gilbert White's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p. 244. 根據 Lyle 說法，德文版出版項不可考。

¹¹² Gilbert White. *The Works, in Natural History of the Late Rev. Gilbert White, A. M.* London: Bensley, 1802.

¹¹³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in the County of Southampton*. London: printed for White, Cochrane, and Co;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J. Mawman; S. Bagster; J.

內容取捨的基礎大致底定，除了《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本文，後來出現的諸多版本多自 *Naturalist's Calendar,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Parts of Nature*，以及懷特詩作中，視各版本需要與考量收錄。懷特以及其家人的私人信件、未出版的日記內容等，則陸續在後來的版本裡發表。

另外一項重要發展是，《民俗記事》自從被 1802 年版本刪除了，後世的版本也多跟隨其腳步，僅以《自然史》出版，反而少有《民俗記事》的出現。其實，早在成書之初，懷特的好友 Mulso 就已料中《民俗記事》恐無法吸引讀者。Mulso 還去信建議懷特不需投注過多心力在此部份，要以成稿為重，絕對不可讓民俗記事拖延了進度。比方說，在 Mulso 1779 年 2 月捎給懷特的信裡，就提到《民俗記事》吸引不了五百位讀者中的五位。用比較現代的話來說，百分之九十九的讀者都不對《民俗記事》感興趣¹¹⁴。此時的 Mulso 已經看到了《民俗記事》是顆絆腳石，《自然史》才具備了成為不朽名著的特質。在同年 7 月的信裡，他這麼寫到：

我很擔心你觀察裡絕佳優美的簡潔感，會被你家鄉的民俗記事垃圾所淹沒。

I fear the sweet and elegant simplicity of your observation will be overwhelmed by the rubbish of the antiquities of your native place...

這些信件除了顯示出一位好友的關懷，也體現了（Mulso 作為）一位讀者對本書的引頸期盼，後世的實況更驗證了 Mulso 所見不凡。民俗記事的撰寫確實使該書出版延宕了至少十年。但反過來看，我們也看到了懷特的執著，以及一本巨著成書的艱辛，更感受到紙面後頭眾多的支持與砥礪。總之，從歷年各版的取捨，大致可看出，雖然懷特認為完整的教區史一定要包含自然史與民俗誌兩部分，但後世卻獨把重心放在恆常觀察與細膩筆觸的《自然史》上；相形之下描寫傳統風俗、歷史文物與地理風情的《民俗記事》則較不受人青睞。

根據版本學家 Ian Lyle 的整理，1789 年至 1983 年間的全新版本約有 90 版，當中有幾位編輯的版本不斷地新版方式發表，有的甚至高達七、八版，各自形成一個系列，如 Sir William Jardine（首版 1829）、Thomas Brown（首版 1833）、Frank Buckland（首版 1875）、J. E. Harting（首版 1875）等人所編輯的版本。但雖然名為新版，這些系列版本在內容上卻少有變動，偶爾有資料增添如 J. E. Harting 於 1876 年的第二版中，¹¹⁵ 加入懷特寫給 Robert Marsham 的十封信；或者原來僅有《自然史》，卻在後來的版本中加入《民俗記事》如 Sir William Jardine 的版本自 1829 年首版至 1836 年第六版原來

and A. Arch; J. Hatchard; R. Baldwin; and T. Hamilton, 1813.

¹¹⁴ R. Lockley. *Gilbert White*. London: White Lion Publishers Limited, p. 76.

¹¹⁵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ited by J. E. Harting. London: Bickers and Son, 1876.

都僅收錄《自然史》，但自 1853 年第七版起則也納入《民俗記事》。¹¹⁶

在歷代版本中，重要或特殊版本介紹如下：

- Thomas Brown 版 (1833)：¹¹⁷Thomas Brown 的版本首次將懷特給 Barrington 與 Pennant 的信件混合在一起，依「時間順序」排列。
- J. E. Harting 版 (1875)：此本是以 Edward Turner Bennett 的內文為標準。1876 年發行第二版時，則在附錄中收入十封由懷特自 1789~1793 年之間寫給 Robert Marsham 的十封信，資料十分珍貴。
- Thomas Bell 版 (1877)：¹¹⁸Bell 教授曾經在懷特的居所 The Wakes 居住多年，因此有機會取得許多未曾公開的一手資料，他的版本是重要版本之一，很具有學術價值。該版的珍貴資料如 Memoir，當中引用懷特的原始信件以及帳本的資訊；詩作中有一些過去未曾收錄的作品；一篇於 1777 年由一位 Mr. Sewell 寫給懷特的文章；懷特弟弟 John 與林奈的通信、懷特與妹婿 Thomas Barker 的通信以及懷特與友人 Ralph Churton 的通信。Bell 教授本人也認為，這正是他的版本的一大特色。從各版編輯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每位編輯對於前人版本各有所好，但 Thomas Bell 的版本卻是公認的重要參考版本。
- Grant Allen 版 (1900)：¹¹⁹收錄 S. T. Coleridge 寫在他的 1802 年版本上的旁註，以及首度出現版本列表。
- Bowdler Sharpe 版 (1900)：¹²⁰首次收錄 *Garden Kalendar 1751~1771*。本書中附有 C. Davies Sherbon 所做的版本整理。此版被許多編輯指出為經典版本之一，其所使用的內文文字，由於編者的研究，盡力求恢復 1789 年原始版本的文字。
- Charles Mosley 版 (1905)：¹²¹此版將原版信件依「主題」分類，共有地點與自然特色之描述氣象學、地質學與古生物學、民族學、哺乳類、鳥類、爬蟲類、魚類、昆蟲、蜘蛛與蟲、蠕蟲、植物學、迷信、綜合等十四項。雖然依主題分類，但依然保留原版的信件順序，即給 Pennant 的信在前（原始信件編號以阿

¹¹⁶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Sir William Jardine. Edinburgh: printed for Constable and Co. & Hurst, Chance, and Co. London, 1829;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ited by Sir William Jardine. London: Nathaniel Cooke, 1853.

¹¹⁷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Captain Thomas Brown. Edinburgh: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 by James Chambers, Edinburgh, W. Orr, London, and w. Curry, jun. & Co. Dublin, 1833.

¹¹⁸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in the County of Southampton*. Edited by Thomas Bell. London: John van Voorst, 1877.

¹¹⁹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and New York: The Bodley Head, 1900.

¹²⁰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 A Garden Kalendar*. Edited by R. Bowdler Sharpe. London: S. T. Freemantle, 1900.

¹²¹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Charles Mosley. London: Elliot Stock, 1905.

拉伯數字標示)，給 Barrington 的信在後（原始信件編號以羅馬數字標示）。

- E. M. Nicholson 版（1929）：¹²²這是一本相當具有學術性的版本，Nicholson 的介紹篇章篇幅將近五十頁，分為兩部分：一為與懷特相關的討論；二為 Nicholson 時代的塞耳彭地景及鳥類學介紹。在此版裡收錄兩幅據說為懷特的肖像畫，但 Ian Lyle 表示這兩幅肖像都非真的懷特肖像畫，使得懷特的確切相貌依然成謎。
- Richard Mabey 版（1977）：¹²³該書為企鵝(Penguin)出版社所出的第二版，由 Richard Mabey 編輯。Richard Mabey 曾為懷特寫過一本傳記 Gilbert White，是當代研究懷特的重要人物之一。該版附錄收有版本學家 Ian Lyle 所整理自 1789 年至 1983 年全新版本的整理，是了解《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版本演進的重要參考。

《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一書也曾被編入不同的叢書集，如 1833 年，編入 British Library 系列；1895 年被編入由 Blackie 出版社出版的 Home and School Classics 系列；1896 年被編入 The World Great Books, the Aldine edition 系列，由 George Ellwanger 編輯；1900 年，Library of English Classics 系列；1901 年，Temple Classics 系列；1902 年則出現在首次出現在 World Classics 系列，由 Richard Jefferies 編輯；1906 年首度被編入 Everyman's Library 系列，由 1907 年編入 The People's Library 系列；1912 年，World Library 系列；1921 年被編入 The King's Treasuries of Literature 系列，由 Edward Step 編輯；1936 年，Argosy Books 系列，由 F. B. Kirkman 編輯；1937 年二度被編入 World's Classics 系列；1937 年，Masterpieces of English 系列；1949 年二度被編入 Everyman's Library，由 R. M. Lockley 編輯。

這些對象、選取範圍各不同的系列叢書，由為學校使用而規劃的系列如 Home and School 系列，到代表英國文學經典、大師之作的系列如 Library of English Classics, Masterpieces of English，再到如世界經典系列 World Classics, World Library 等，再一次證實《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為「經典著作」的地位。

有趣的是，雖然前文所提的 Thomas Bell 版本普遍被認為是研究懷特著作最重要的參考版本之一，但 Sir William Jardine 在其所編的 1891 年版本裡，指出 Bell 版太過昂貴，而且有上下兩卷，以致於不易於某些階層流通。¹²⁴Jardine 的批評，其來有自。在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出現了「低價」版的《塞耳彭自然史》，如下表所列出的 Routledge 的六便士版本(Sixpenny edition)，在製作上可能不如其他內容繁多的精裝版本來得精

¹²²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E. M. Nicholson.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9.

¹²³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Richard Mabe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¹²⁴ William Jardine, 'Introductory Observations,'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ited by Sir William Jardine (London, New York: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91), p. xvi.

細，所用的紙張、封面等也都是較為普通便宜的材質，但是由於價格便宜，自有其市場。

低價版(cheap; sixpenny)

年代	Ian Lyle 說明	版本
1882	Ian Lyle: Routledge's sixpenny edition	Routledge edition
1886	Ian Lyle: A cheap edition available in paper of cloth covers	Haweis edition
1887	Ian Lyle: a cheap, plain edition	Morley edition
1908	Ian Lyle: A cheap edition printed in double columns on poor-quality paper.	Melrose edition; intro by Horace Goser

(本文整理)

這些集中自十九世紀末期開始出現的叢書系列和便宜版本，容或與英國公立教育的推動有關。這一部分，未來仍需要的檢視與驗證。

(二) 編輯原則

《塞耳彭自然史》從沒沒無聞到大賣，懷特清新雋永的筆鋒固然是主因，但一連幾代的編者共同把該書推上頂峰的過程，同樣功不可沒。在該書成名的漫長過程裡，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是眾編者對原書的不同詮釋。幾百年來，各世代的編者無不希望從這本經典中讀出新的時代意義。換言之，《自然史》的成功是一個不斷精練的過程。編者如 Jardine, Bennett, Harting, Bell, Allen 等人，均持續穿梭在新知識與舊名著之間，希望弭平因時代演進而產生的隔閡，並嘗試在原典 (original texts) 與註解之間求取平衡。

求取平衡本就不是件簡單的工作，對那些面對特定讀者群的編者來說，取捨的拿捏就更是不易了。比方說，在 Rev. J. G. Wood 所編輯的少年讀本裡，編者鎖定的對象是青少年與一般大眾。在這樣的顧慮下，Wood 特別把原典裡較適合專業自然史家閱讀的部分允以刪節，且收錄了所有懷特書中提及的動物圖樣，希望藉以軟化初次涉獵自然史的讀者。¹²⁵ 具體來說，他認為懷特筆下原本設想的讀者 (或預想的對象) 是：自然學家與自然學家的對話 (naturalist to naturalist)，¹²⁶ 即懷特與同行 Pennant 和 Barrington 的對話。同行間的對談間使用聾牙的科學用語 (如：拉丁文) 在所難免，但過多的行話卻可能嚇跑讀者。

大體來說，1850 年代之後的編者或多或少都得面對如何使名著跟上時代的問題，不同的解決策略也隨之而生。大致來看，絕大多數的編者都利用註腳或註解，來平衡時代變遷所生的齟齬。但註腳的多寡、長短等分寸的拿捏，不時會引發爭議。主張編

¹²⁵ J. G. Wood, 'Preface,'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J. G. Wood (London: Routledge, Warne & Routledge, 1860), p. vi.

¹²⁶ J. G. Wood, 'Preface', pp. v-vi.

者應謹守分際，避免加油添醋者有之（如：1895年 G. Christopher Davies 的版本）；¹²⁷ 強調編者應該主動增補新知，附上適當註解的人亦有之（如：James Edmund Harting）；¹²⁸ 更有人因為加入過多註解而受到宣賓奪主的批評（如 1837年 Edward Turner Bennett 版¹²⁹就受到 Harting 的指摘，認為 Bennett 版註腳既長，有的甚至達十五頁長，又往往不甚切題）。¹³⁰

Bowdler Sharpe 在他所編輯版本的序言中提到對某些編輯態度的批評。他認為，某些編輯似乎根本沒有查證所用的參考資料，有的編輯只在塞耳彭待了兩天就覺得夠了，也有編輯在塞耳彭當地待上好幾個禮拜，卻連 Hampshire 當地的方言都還不懂，¹³¹ 其用意在批評編輯態度不夠嚴謹。編輯錯誤的問題，在閱讀序言過程中，的確曾出現。最常見的錯誤在於，懷特侄子 John 所寫的傳記，經常被誤指為懷特的弟弟 John 所寫。然而該傳記所在版本出版年代為 1802 年，根據 Prof. Newton 所寫的懷特傳記，¹³² 懷特的弟弟 John 於 1781 年就已經去世，當時《塞耳彭自然史與民俗記事》甚至尚未出版。這樣容易查證的事實，卻被某些編輯忽略，實在叫人驚訝。

統整各版的編輯原則，可以看出，編輯們於出版懷特的著作時，所考量的重點可統整出以下幾點：

- 時代性：編輯以符合時代語言為重。懷特的用語，尤其是科學名詞，到了歷代編輯的時代往往已經有所變化。另外也有編輯將懷特的觀察中，「已經過時」的部分指出，說明當代的新發現，如 Marcus Woodward(1928); Edward Morse(1896); William Jardine(1929); J. E. Harting(1875)。因此，將懷特著作使用的語言更換成符合當時語言的用詞，以使其內容配合時代性，是許多編輯的關懷重點。然而究竟符合時代性是否必要，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 Richard Jefferies(1887)認為，我們毋須大費周章地將懷特的自然史與當代自然史比較，而是以《自然史》的最原始面貌去閱讀這部作品。¹³³
- 科普性：編輯時會刪去當中較為艱深的部分。符合一般讀者及青少年的閱讀需求，如：J. G. Wood(1854); Edward Morse (1896); Marcus Woodward (1928); Mark Daniel (1985)等。有些編者如 Marcu Woodward 指出，懷特的書長期以來

¹²⁷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and the Naturalist's Calendar*. Edited by C. Christopher Davies. London: Frederick Warne and Co., 1879.

¹²⁸ J. E. Harting, 'Preface,'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ited by J. E. Harting (London: Bickers and Son, 1875), p.

¹²⁹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ited by Edward Turner Bennett. London: printed for J. and A. Arch; Longman and Co., 1837

¹³⁰ J. E. Harting, 'Preface', pp. xi-xii.

¹³¹ Bowdler Sharpe, 'Introduction,' p. xxii.

¹³² Alfred Newton, 'Gilbert White,' in Sir Leslie Stephen, E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New York: Macmillan, 1885), pp. 36-48. .

¹³³ Richard Jefferies, 'Preface,'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Richard Jefferies (London: Walter Scott, 1887), p. xii.

做為學校贈與學生的「獎品書」(prize book)，但詢問有多少學生切實讀過作品，卻沒有多少人，因此 Marcus Woodward 認為此書最原始的形式/內容實在不適合學生讀者。¹³⁴另外如 F. A. Bruton(1924) 本身身為中學教師 (secondary school assistant master)，挑選原作部分編輯成書，期待「讀者從書中學習懷特精神，成為觀察家」。¹³⁵但也有反對改編青少年版的人，如 Pollard(1900)認為這是對懷特的「侮辱」(indignity)。¹³⁶

- 科學價值：Edward Step (1921)在編輯過程中，將懷特信件裡與塞耳彭自然史無關以及部分引用古典文學的段落刪去。¹³⁷Miall & Fowler(1901)將 Dr. Aikin 從懷特的日記中節錄的部分，刪去 *naturalist's calendar*，原因是因為這一部分科學價值不高。¹³⁸

其實，編輯時的取捨，也許很難使所有讀者接受或信服。Edward Step (1921)指出他將與塞耳彭自然史無關的部分刪去，但由於懷特寫作所採的書寫體，使得內容不一定如一般文章結構嚴謹，反而具有一種輕鬆的意味，形成其作品獨樹一格的氛圍，若將所謂「與自然史無關」的部分刪去，是否反而扼殺懷特作品的特色？然而，這又與編者如何看待懷特的作品定位有關。有的編輯視其為科學書籍，有的編輯視其為教育文本，有的則視其為文學作品。Mark Daniel(1985)提到，有些人持「純粹主義」，認為不應該刪減懷特原作任何部分，但 Daniel 則認為這些純粹主義者家中已經有一本完整版，他因而毫不猶豫地刪去原作中重覆或太過專業的片段。¹³⁹總之，如何保有原始文本的風貌，又能夠加上註解使古典與現代相連，讓人們得以與時俱進地看待懷特，是所有編者都得面對的難題。

伍、參考文獻

Allen, David Elliston. *The Naturalist in Britain: A Social History*. London: Allen Lane, 1976.

Barbour, I.G. (ed.) *Western Man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ttitudes towards Nature and Technology*.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1977.

Biggins, 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Values: Imperatives in Ecology,' *Ethics in Science and Medicine*,6 (1979): 9~57.

¹³⁴ Marcus Woodward, ed., *White's Selborne for Boys and Girl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28), p. iii.

¹³⁵ F. A. Bruton, ed., *Selections from White's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4), p. xvii.

¹³⁶ A. W. Pollard, 'Bibliographical Note,'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00), p. v.

¹³⁷ Edward Step, 'Introduction,' in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edited by Edward Step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21), p. 12.

¹³⁸ L. C. Miall and W. Warde Fowler, 'Preface,'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ited by L. C. Miall and W. Warde Fowler (London: Methuen & Co., 1901), p. viii.

¹³⁹ Mark Daniel, 'Editor's Note,' in Mark Daniel, selected, *The Essential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Boston: David R. Godine, 1985).

- Black, Jeremy.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1688-1793*.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Y.: St. Martin's Press), 1996.
- Bohrer, Martha Adams. 'Tales of Local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and Castle Rackrent,' *ModernPhilosophy* 100.3 (2003), 393~416.
- Baumer, Franklin L. *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s, 1600-1950*.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 1977.
- Brant, Clare. *Eighteenth-Century Letters and British Culture*.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Brooks, Andrew. 'Gilbert White Never Came This Far South,' *Canad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7.2 (Spring 2002): 73~87.
- Carnochan, W.B. *Cultural Landscape: Gilbert White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ur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1989.
- Chatfield, J.E. "Likenesses of Gilbert White," *Proc. Hants Field Club and Archaeology Soc.*, 43(1987): 207~21.
- Christopher, John. *Gilbert White and his Selborne*. London, Kimber, 1970.
- Churton, Ralph. *Letters: to Gilbert White. 1786-1793*.
- Clifford, S. and King, A. *Local Distinctiveness: Place, Particularity and Identity*. London: Common Ground, 1993.
- Cosgrove, Denis E. *Apollo's Eye: 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Baltimore, M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ronon, W. 'A Place of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4(1992): 1347~76.
- Cronon, W. 'Modes of Prophecy & Production: 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4(1990): 1122~31.
- Cronon, William (ed.) *Uncommon Ground*. N.Y.: W.W. Norton, 1995.
- Dadswell, Ted. *The Selborne Pioneer: Gilbert White as Naturalist and Scientist, a Re-examination*.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3.
- Glendinning, Simon, ed. *The Edinburgh Encyclopedia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raham, B., G.J. Ashworth, and J.E. Tunbridge (eds.)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 economy*, London: Arnold, 2004.
- Habermas, Jürgen.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Translated by William Mark Hohengarte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2.
- Habermas, Jürge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Mass: Beacon Press, 1987.

- Harvey, D.C.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in J. Bird, B. Curtis, T. Putnam, G. Robertson and L. Tickner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3-29.
- Harvey, D. C.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7: 4 (2001), pp. 319-338.
- Harvey, D.C. 'The History of Heritage' in B. Graham and P. Howard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Heritage and Identity*,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pp. 19-36.
- Husserl, Edmund.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Diderot, Denis. *Thought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Manchester [England]: Clinamen Press, 1999.(原出版1751)
- Eliade, Mircea.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 Emden, Cesil, S. *Gilbert White in His Vill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Forster, Paul G.M. *Gilbert White and His Records: A Scientific Biography*.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1988.
- Fowler, W. W.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Macmillan's* 68 (July, 1893):182-189.
- Fowler, William Warde. *Summer Studies of Birds and Books*.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1895.
- Gay, Peter.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Knopf, 1966.
- Henshaw, Samuel. *Collection concerning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ca. 1720-1943.
- Henshaw, Samuel. *Collection concerning the White family of Selborne*. ca. 1600-1800.
- Henshaw, Samuel. *Correspondence with Booksellers concerning Gilbert White, 1888-1938*.
- Henshaw, Samuel. *Manuscripts concerning the White family of Selborne*, ca. 1700-1900.
- Henshaw, Samuel. *Newsclippings concerning Gilbert White, 1876-1931*.
- Holt-White, R. *John Mulso. The Letters of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London: J.Murray, 1906.
- Holt-White, Rashleigh. *Correspondence, 1820-1926*.
- Holt-White, Rashleigh.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ilbert White of Selborne*. London: J. Murray, 1901
- Klinkenborg, Verlyn. *Timothy's Book: Notes of an English County Tortoise*. London: Portobello Books, 2007.
- Mabey, Richard. *Gilbert White: A Biography of the Author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ondon: Dent, 1986, 1993.

- Massey, 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D.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146-156.
- Menely, Tobias. "Traveling in Place: Gilbert White's Cosmopolitan Parochialism," *Eighteenth-Century Life*, 28 (Fall, 2004): 46-65.
- Moran, Dermot.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Pounds, N.J.G.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arish: the Culture of Religion from Augustine to Victo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Rapport, N & Dawson, A. (eds.) (1998) *Migrants of Identity: Perceptions of Home in a World of Movement*, Oxford: Berg
- Sale, K. 'Bioregionalism – A New Way to Treat the Land,' *The Ecologist*, 14(1984): 167~73.
- Sale, K. 'Mother of All: an Introduction to Bioregionalism,' in S. Kumar (ed.), *The Schumacher Lectures: Second Volume* (London: Blond & Briggs, 1984), pp. 219~50.
- Snell, K.D.M. *Parish and Belonging: Community, Identity and Welfare in England and Wales, 1700-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teinbock, Anthony J. *Home and Beyond: Generative Phenomenology after Husserl*.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uan, Y-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 Tuan, Y-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 Wagner, Helmut R., ed. *Alfred Schutz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本計畫因為申覆通過關係，實際執行的時間從 98 年 12 月，方才正式開始，對全程的研究，時間上有壓縮，惟仍全力以赴，並有累加的額外成果。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1) 已完成兩篇期刊論文文稿，將以國內史學一級期刊為投稿目標。

(2) 有兩篇本專題的學術會議論文。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 (1) 從環境史的角度論之，本計畫對於 Gilbert White 在十八世紀出版的一本重要經典原作—*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的研究，有重要的貢獻，開啟兩岸華人對此一課題的認識，也搭起臺灣與英國和 Selborne 的研究專家的學術網絡。
- (2) 從史料學角度，特別將一位民間學者(退休的牧師)和英國懷特研究專家 Paul Foster 介紹認識，間接促成 Gilbert White 佈道詞的正式出版(2011/12/4 將在英國正式出版發行)。
- (3) 從第一手史料切入，並藉由哈佛大學善本圖書館的珍藏資料，得以將研究計畫的豐富版本，做全面性的蒐集與整理，此一部份，是原來專題補助的額外成果。研究中，又發現哈佛珍藏四大箱前人從未研究的史料，英國的懷特專家 Paul Foster 都不曾使用過，值得進一步探索。國內專家容或認為「一人一書」的計畫，屆此已足，但無論是從史料學、版本學為基礎，本計畫仍有發展空間，英國以 Paul Foster 為首，目前尚進行懷特的 *Garden Kalendar* 的群體研究計畫，佈道詞又是兩百多年來首度發行，就學術性亦異而論，本計畫仍有進行深度與比較研究的空間。
- (4) 雖然懷特的《塞耳彭民俗記事》甚少被提及，本研究在研讀過程中卻發現，《塞耳彭民俗記事》的書寫有其意義，表達出懷特個人對於地方史書寫的看法，不應被忽略。
- (5) 1789 年 Gilbert White 的自然史書寫的模式，對十九世紀之後的學界有深遠影響，懷特書寫的內容與研究的方法，值得將之放置在歷史的脈絡中，分析該書的價值，故如果未來能夠有機會，把懷特自然史和 1677 年 Robert Plot 的自然史專書，進行分析比較，將更能確認懷特著作的歷史意義，而且能對英國自然史的發展系譜與發展變遷，有更為週全的認識。在研究「地方環境史」的基礎上，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與價值。

附錄：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

告(一)

日期：2011

年 10 月 30 日

計畫編號	NSC — 98 — 2410 — H — 009 — 066 — MY2		
計畫名稱	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家的生活世界與地方認同:以 Gilbert White(1720~1793)為主的研究(I)		
出國人員姓名	曾華璧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交通大學 教授
出國時間	2010年7月8日至2010年8月7日	出國地點	美國哈佛大學

一、 國外研究過程

由於本研究計畫申覆之故，故直到 2009 年 12 月才正式開始啟動研究，故於 2010 年 7 月至 8 月，前往美國哈佛大學 Houghton 善本圖書館，進行研究。目的以蒐集懷特的佈道詞和各版本的導論(序言)為目標。

出發前，最初以為哈佛的藏書僅有數十本，預計工作上只要借出影印導論即可。但出發前上網查詢，方知哈佛大學的藏本高達 224 本。這個發現讓計畫主持人心驚膽跳，但又雀躍不已。

以下針對研究之初的過程，進行日誌形式之報告：

2010/7/12

1. 初抵 Houghton Lib.辦妥手續(兩張 ID，一張必須有照片，一張必須有地址)
2. 規定上可以以數位相機拍照:第一次嘗試的結果，焦距不准，但初步嘗試，了解運

作的模式。

3. 拍攝時，必須使用圖書館提供的「僅供研究不提供複製」的標示。
4. 閱讀善本圖書時，必須使用海綿墊的閱讀板，用以保護善本書。這一點在大英圖書館似乎並沒有類似的處理。

2010/7/13

1. 商請吳孟真小姐擔任臨時義務助理，以其相機和技術，協助拍攝所需要的 introduction 和 preface。
2. 發現有些資料以前沒有特別注意，故請孟真將之攝錄下來，主要是兩大部分:White 的觀察與 William Markwick 的 remarks，以及 White 和 Robert Marsham 的來往信件。
3. 發現英國藏書家 Ronald Davidson-Houston 最喜愛的版本，這是 1876 年 Harting 的第二版，借出的是紅色皮，其中就有十封信是和 Robert Marsham 的通信資料。Harting 的第一版是 1875 年發行，其序言含有 GW, Pennant, Barrington, Markwick, Aitkin 等人傳記資訊。同時加拍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Parts of Nature" from White's MSS with remarks by Mr. Marwick and others.

2010/7/14 Houghton Lib. 工作紀要

1. 記取前兩次的工作經驗，將網路資料和圖書館家 Ian F. Lyle 所研究的版本資料(收在 Richard Mabey 於 1988 年所編輯的版本，頁 243-250)做仔細的對照，列出差別，並將網路版本做仔細的查對。
2. 從 1789 (127/224, 224 是哈佛圖書館的編號總數，所以這是指哈佛藏本中的第 127 本)查起，總共借出十冊資料。
3. 部分資料有重複的網路版本，省卻照相影印的麻煩
4. 1882 年 Routledge's Young People's Library 有 160 幅插圖，每頁三欄，頗具特色。總計翻拍 p.8, 15, 18, 43-44, 45-46, 47-48, 58-63.(最後幾頁是 observations)
5. Grant Allen 是分冊發行，每冊 50 cent，總計 12 冊。(Ian 的紀錄是 13 冊，應是錯誤)。
6. 1880 年起發行許多廉價與供年輕人使用的版本:這是否有特別的時代和社會文化關係?值得進一步探索。
7. Frank Buckland 的版本中，Preface 的日期皆為 De. 17, 1880。其前九封信有許多和 Selborne 有關的圖像，極為生動，本欲拍下，後發現有幾本網路版，其掃描後反而呈現彩色狀。例如 78/224 的網路版。
8. 今日資料整理時，發現 Dr. Aitkin (1802)與"octavo edition"的資訊須要再作了解。
9. 74/224 序號是一大本圖冊，由 Herbert Railton(1857-1910)手繪 Selborne 地區相關圖像。圖冊之名為 Illustrations fo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by Gilbert White, Ca, 1898.多數圖像畫於 1900 年。圖 4(The Plestor)圖 17(Selborne Church from Meadows)、圖 18(Yew tree and porch)、圖 24 日晷圖、圖 32 是 GW 的墓碑，圖 60

為家族墓園圖，從中可以確認 GW 的墓碑是在左方。圖 40 是 The Wakes form the street;圖 42 是 ZigZag from style.圖 46Corner in Selborne Church Yard.

10. 紀錄 Houghton Lib 沒有、但 Widener 有的書目，預計未來在前往預約借出。
11. 開始對各版本的內容與性質，有比較深入的認識。



(計畫主持人攝於 Houghton 圖書館內)
本合影)

(主持人與英國藏書家 Ronnie 最喜愛的版本合影)

(其後研讀與記錄持續進行)

三、研究成果檢討

1. 第一年度的暑假移地研究，主要是在 Houghton 圖書館進行資料研讀。由於可以實地、實體的翻閱資料，增益了個人對懷特著作踏實的接觸和認識。
2. 本來意圖向該圖書館購買懷特的佈道詞微捲資料，但被告知，該圖書館並未有此項之服務。主持人在上一期的移地研究時，親訪英國老牧師 Louis Coulson，見到他購自哈佛大學的微卷，但圖書館員詢問館長，也沒有正面的答案，使得購買的計畫被迫停止。由於實體的佈道詞是由懷特親筆撰寫，不易辨識，只能暫時擱置相關的研讀，將工作重心轉到各版本的蒐集。
3. 除拍攝版本導論之外，為了將哈佛大學已經掃描為數位檔案的藏本下載(在臺灣無

法連上數位網路版)，主持人乃決定繳交三個月的校友圖書館使用費，總計在美國下載的圖書數量有五十餘本。

4. 除網路本外，仍有許多版本有待實際翻閱與影印，這著作是善本書，除 Houghton 圖書館外，仍有部分藏在哈佛的總圖書館 Widener。為此，儘量利用時間借出掃描，數量達十數本，工作相當繁重。
5. 本次的研究，進行上可謂順利，但回國整理時，發現各項資料相當豐富，但各編者的人數甚多，以致於在整理與歸類上，因時間限制，無法有效的做最佳化處理。這一部分，當於第二年度的移地研究時，重回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並到英國 Selborne，請教藏書家 Ronnie，希望能讓整體研究的目標，順利完成。
6. 由於實地勘查與閱讀各版本，始知懷特的研究和十九世紀的自然史普及化有密切關係，故決定針對此一特性，未來持續研究。並且在不同版本中，看到懷特仍有許多的一手資料，值得進一步研究，這些也將列為未來研究課題的史料。
7. 本研究版本的複雜性，將是主持人第二年度移地研究，必須解決的課題，故擬前往倫敦和波士頓。前者是向版本學專家請益，後者則可以更仔細的將第一年度的資料重做檢視，避免錯誤。

後誌：本心得報告先前已經隨經費核銷，繳交給學校。因為今日意外發現雖然移地研究時間是在第一年度的期中報告(2010/5/31)之後發生，卻仍須要繳交心得報告，故修正研究成果繳交項目，將此心得送出。

2011/3/16 補記

附錄：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

報告(二)

日期：2011年10月30日

計畫編號	NSC— 98 —2410 — H — 009 — 066 —MY2		
計畫名稱	十八世紀英國自然學家的生活世界與地方認同:以 Gilbert White(1720~1793)為主的研究(II)		
出國人員姓名	曾華璧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交通大學 教授
出國時間	2011年5月11日至 2011年5月29日	出國地點	英國與美國

前言：2011/5/11 從臺北啟程出發，於是日傍晚抵達倫敦；5/28 從倫敦返國，5/29 返抵國門。

本次移地研究分英國與美國兩地進行，共三大階段：

壹、英國第一階段的研究(2011/5/11 至 5/17)

一、訪問研究一：訪談 Louis Coulson 牧師

二、訪問研究二：訪談懷特研究專家 Paul Foster 教授

貳、美國訪問： Houghton 善本圖書館(5/18-5/24)

參、英國訪問研究：5/25 從哈佛重返倫敦，進行 Selborne 田調。

肆、成果評估：移地研究過程對計畫課題的思考與感想

分述如下。

壹、英國第一階段的研究(2011/5/11 至 5/17)

一、訪問研究一：訪談 Louis Coulson 牧師

- 1.時間：2011/5/13-5/14(週五至週六)
- 2.受訪人：Louis Coulson 牧師
- 3.訪問地點：Gillingham (Dorset)

5/13 上午搭乘 8:20 的英國西南火車，前往倫敦西區的 Gillingham，訪問專研 Gilbert White(以下簡稱為懷特)佈道詞(Sermon)的 Louis Coulson 牧師。從倫敦 Waterloo 車站出發，歷時兩小時抵達 Gillingham。由於計畫主持人過去和 Coulson 夫婦已有多年的接觸，故接受其款待，5/13 在他家做客一晚，次日下午搭乘火車返回倫敦住所。

本次訪問目的主要在於請教 Coulson 牧師在過去四年中，對懷特佈道詞內容的研究心得。本計畫的研究主題，是為了探討懷特的生活世界和地方認同，第一期的目標，係利用懷特所書寫的《塞爾彭民俗紀事》*Antiquities of Selborne*(以下簡稱 AS)和佈道詞為史料，分析其內容，用以顯現懷特生活世界的面貌。以有助於本人能夠從佈道詞的內容，來探討懷特是如何對他的教區民眾進行觀念傳道。

本次的訪談，Coulson 牧師表示其個人對佈道詞的研究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目前已經蒐集到兩篇新的資料，放入即將出版的專書中，並且書寫導論與分析討論。本人並將所謂的「生活世界」之理論與內涵，和牧師交流；他回應此一理論對他的分析研究懷特之佈道詞，有所啟發。

歸納訪談的內容，這總共 35 份沒有被研究過的佈道詞，懷特的中心思想有可供進一步分析者。本報告僅就他生命中兩次重要的佈道，提出簡述：

第一是對慈愛信念之表達。懷特成為正式的教士之後，第一次的佈道工作是在 1949 年的 3 月 19 日，其內容充滿了對人的(包括友人鄰居、病人，甚至是死亡者的兄弟)關懷。這些概念來自於人對上帝的愛與恐懼(to love him for his mercy, and to fear him because we love him.)懷特所處的時代，宗教教義訓誨時人，須要具備「懲罰的倫理觀(punishment-ethic)」，但懷特所持觀念不同，他認為上帝的意志可以幫助人回歸到祂身邊，這其實隱含了一種慈悲的思想，也是 John Ray 所稱的”Eucharistical”。綜合其要旨，懷特的佈道內容，傳遞了一種希望人在信仰上，可以往光明面及愉悅面前行的含義。

第二、1751 年是懷特生命中的分水嶺，因為他開始書寫《花園曆誌》(*Garden Kalendar*)，之後持續四十年的時間。此一記錄讓 Selborne 進入科學史的紀錄中，其內容兼具科學與藝術性。重要的是，當年的秋天，Selborne 的牧師 Briston 身體不適，改由懷特擔任家鄉教區的牧師(curater)。當年的聖誕節他以一篇全新的佈道詞內容來記念此一歷程。他提到：“No one could have more humbly-born than the Son of God”。當然懷特的精神是從來沒有忘記人性中那種最原始、最樂觀的真善。同時，懷特的基本概念，認為只要是樹根與枝桠邪惡，其所產出的將不會是良善的菓(“The fruit is ever answerable to the tree that bears it: if the root and branch be evil, what they produce can be no better.”)。這種生長的緣始與結果的關係與狀態，我個人認為可以用「菓樹理論」來概稱之。

Coulson 牧師是民間學人，他告訴我懷特的佈道詞使用的是十八世紀的古英文，因此不容易理解。本計畫在研讀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其難度。所幸 Coulson 牧師願意隨時給予指導與詮釋上的協助，這對未來的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

Coulson 牧師的研究出版，和我有點關係，因為是我在 2008 年研究訪問時，極力鼓勵他連繫 Paul Foster，以便聽取其對出版的意見。我從史學的角度知道其研究，必然會對學術界有很大貢獻，所以寫信為他們引見。他因此受到 Foster 鼓勵，進展順利。Coulson 牧師並將我的名字列在他未來書中的感謝名單中。

二、訪問研究二：訪談懷特研究專家 Paul Foster 教授

1. 時間：2011/5/16(週一)

2. 受訪人：懷特研究專家 Paul Foster 教授

3. 訪問地點：Chichester

Foster 教授是當前研究懷特的極重要的學者，著作等身，從 1971 年起在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 任教，目前已經是該校的榮退教授。在牛津大學出版的全國傳記字典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DNB) 特別指名由 Foster 來書寫懷特的個人傳記，長達十四頁。傳記文件的長短取決於 DNB 協會的決定，懷特傳記的總長度，遠高於和他通信成書的 Thomas Pennant 及 Daines Barrington 兩人，顯見懷特在自然史的歷史地位。

訪談過程，Foster 對本人已經執行的、正在進行的、以及規劃未來的計畫內容，有詳細的討論。重點可歸納如下：

1. 他個人認為各種版本的出版，不見得都很理想，主要原因是編者不具備自然學家的身分。他個人比較推崇 James Fisher 的版本，因為 Fisher 是一位鳥類學專家。
2. 懷特之所以窩居在自己家鄉，個性上不太進行社交，主要原因之一，和他自己個人的經濟不富裕有關，所以他無法週旋於倫敦的仕紳與學者之間，根據 Foster 的說法，"London is too big for him to manage"。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一點是重要的，那就是他個人最大的關切是如何讓家鄉的農人可以「生存」下去，也就是必須掌握耕耘的時刻，因此他觀察鳥的移動，借此了解耕種時間的變化，也去了解如何種植馬鈴薯。這一點，我個人覺得有點類似中華農業文明的節氣課題。
3. Foster 告訴我從編者的角度來看懷特的議題，如果能夠從 reception theory 的概念著手，應該有可觀之處。本計畫的研究目標，其實就是把這些不同版本的編者，當成對懷特經典著作的閱讀與接收者，和 Foster 所說的概念，基本上是相符合的。
4. 未來研究部份，他認為能夠比較 Robert Plot 的 *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 和懷特的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非常具有意義。他提醒一點，即：Plot

只是自然史書寫的一個代名詞，在他之後，有不少的自然史出現，但懷特的寫法迥然不同，所以他鼓勵我可以進行此一沒有人做過的研究。

5. 見面時，Foster 給我一株草花，考驗我是否認識。這株草花是百合科，學名是 *asphodel*，相傳是生長在極樂之地的一種不朽之花。我特別將之與 Foster 的兩本著作合拍照片，做為留念。
6. 他請我前往哈佛時，代為查閱至今沒有人研究過的幾箱有關懷特的文獻史料。我因為去年已經對此做過初步查閱，故將資料傳送給他參考，做為學術的交流。
7. Foster 也和我分享他正在進行的研究規劃。他特地帶來 Plot 的著作，以及 *Garden Kalendar* 原書，其情令我感動。

貳、美國訪問：Houghton 善本圖書館(5/18-5/24)

1. 在哈佛的 Widner 圖書館辦理特殊藏書的借書卡。這是一相新制度，與去年暑假的規定不同。
2. 詳細查閱 James Fisher 和 E. M. Nicholson 的版本。
3. Fisher 的研究有啟發性，做了詳細摘錄。
4. E. M. Nicholson 對懷特的研究極為細緻，除了先拍下重要的頁數外，決定要購買此一版本，以利未來的研究。
5. 查閱 Samuel Hanshaw 的原始懷特檔案：'Collections concerning the White family of Selborne, ca 1600-1800' (Houghton MS Eng 731.2) (2 boxes, u kubar ft)。其中第一箱很難打開辨識，館員也來協助，但無法閱讀。第二箱前面部分多數是帳目資料，我選擇其中的兩份比較清晰的資料，拍攝後，將之傳給 Foster 教授。由於這資料是有關懷特購買種籽的帳單，他看後極為高興，說將要在研究的書中用上我提供的此一資料。

參、英國訪問研究：5/25 從哈佛重返倫敦，進行 Selborne 田調。

1. 時間：2011/5/27(週五)
2. 受訪人：懷特經典著作藏書家 Roland Davidson-Houston 先生(Ronnie 親自到 Alton 車站接我，並送我回程)
3. 訪問地點：Selborne, The Gilbert White House Library

田調的重點歸納如下：

1. 經由博物館的特許，我與 Roland Davidson-Houston 先生得以進入圖書館中，共同針對重要的版本，實地討論。我將重要的資料加以拍攝，總計上下午共工作四小時。此一實體的研究，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因為數百版本的資料，如何篩選有代表性

的版本，須要對此有數十年蒐藏與研究的專家，給予指導。目前計畫進行至今，應有可能針對懷特經典著作的版本，進行學術探討。

2. 比較重要的是拍攝了懷特保存其終生好友 John Mulso 書信集的序言，這一部份的資料，可以用來呈現懷特在其生活世界與社群友誼的關係。
3. 因為我個人曾經在夏天、秋天、冬天到訪 Selborne，卻沒有能在親見春天的 Selborne，因此這次我特別將春天的懷特的家園，做全景的攝影。

肆、成果評估：移地研究過程對計畫課題的思考與感想

一、本期計畫對於有關懷特的《民俗記事》(*Antiquities of Selborne*，以下簡稱 AS)，在移地研究時，經過仔細思考，我提出幾個問題與角度：

1. 為何兩百多年來，這部份的書寫受到的重視不如自然史？它不重要嗎？為何常常被忽視？懷特自己是如何看待這 AS？
2. AS 在環境史領域的學術地位是甚麼？在地方史、和地方與認同的關係上，本書的角色為何？AS 對區域環境的課題是採用怎樣的態度來處理？(是否有處理？)
3. AS 被忽略只是因為其內容枯燥嗎？此一通俗的觀點(大家都這麼說)是否反襯出自然史的書寫非常特別、研究法非常特殊，才導致 AS 相形失色？就 AS 的內容，學術上的評價應該如何落？(例如從地方與認同的角度等等)
4. 二百多版的編者們、懷特的友人與學術社群們對這一部份的看法(含對兩者的比較)，可以做為分析此一課題的文本。

二、哈佛大學蒐藏了極為豐富的懷特經典藏書，並且保有 Samuel Hanshaw 的原始檔案資料，根據 Ronnie 的資訊，英國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也存有不少懷特的資料。懷特資料所以四散，原因之一是因為第二次戰爭期間，家族擔心資料無法保存，所以送往哈佛大學。我們另外推估，是因為懷特家族的經濟狀況不佳，The Wakes(就是懷特的家)曾經賣給 Thomas Bell，由他擁有三十年，也造就了 Bell 完成兩大卷最完整的懷特經典版本著作。懷特的家園後來歷經數度的轉手，一直到南極探險家 The Oats 家族買下之後，才讓懷特的經典著作與各人的精神傳統，得以在原居被保留下來。無法保有自己的家產，這可能是為何懷特資料會四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三、本次重訪 Selborne，發現內裝全部改變，增加了動態的展示功能，並且有讓兒童可以進行環境教育的設施。藏書家 Roland Davidson-Houston 先生將其個人的全部版本，捐獻給「懷特的家博物館」，並且將他自己數十年來蒐集到的動植物標本，一起捐獻，好讓更多人能夠藉由實體，更了解懷特的地位與貢獻。遺憾的是，由於懷特之家基金會的財源仍然拮据，導致圖書館內的原有版本無法得到良善的保存，內部沒有適當的空調設備，這對古本藏書是相當不利，甚至因為缺乏專人統整，使得

許多特殊的蒐藏，被擱置一旁。藏書家 Roland Davidson-Houston 先生和我發現了三大巨冊，由某人親筆抄寫懷特著作全文的手寫原稿，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處理，實在是非常的遺憾。做為史學工作者，我對這樣的狀況感到有點哀傷。

四、佈道詞的閱讀與理解雖有困難度，但因能得到 Louis Coulson 牧師協助，故仍應繼續；Paul Foster 在研究專業上能夠提供建議，這對我在未來的研究上，是很重要的助力；版本學是一大學問，本非我個人的學術興趣與專長，但能夠在過去一年來的親身搜集資料與陸續閱讀，並有藏書家 Roland Davidson-Houston 先生的親自指導建議，使得懷特經典著作的版本學研究，成為一個新的論文課題。整體而言，能夠得到懷特各方專家的協助，實在是我在計畫進行上，非常幸運的際遇，我個人十分感謝這些機構與專家們，這樣的跨國學術交流，也是我研究生涯中前從未有的經驗，心中感恩。

五、後記

由於計畫主持人對於史料的敏感度，感覺佈道詞的重要性，故居中牽線，讓民間學者 Louis Coulson 和懷特研究專家 Paul Foster 認識，由 Foster 教授三年來的協助，終於本書將要於 2011 年 12 月 4 日正式出版，並在 Selborne 對外舉辦公開慶祝儀式。主持人也被列名在感謝的名單中。

附錄：移地研究圖像 (2011/5/11-5/29)



(Louis Coulson 牧師夫婦)



(計畫主持人攝於 Coulson 牧師所住 Gillingham 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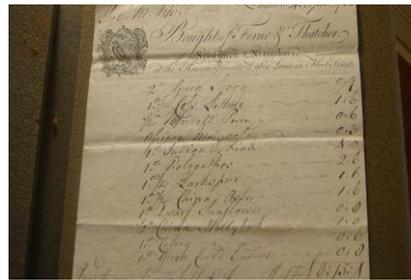
(Paul Foster 著作與 asphodel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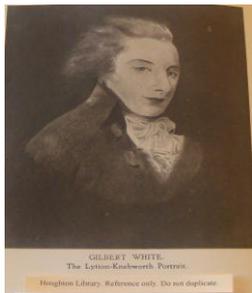
(Foster 教授所送的 asphodel 花)



(Paul Foster 教授攝於大學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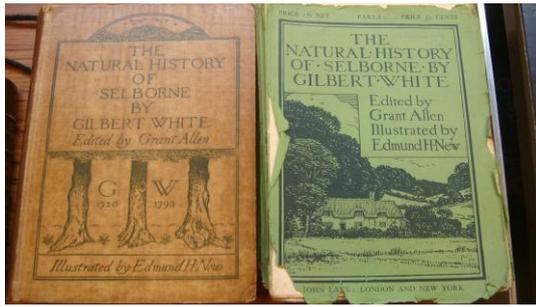
(Houghton 圖書館拍攝 S. Hanshaw 所藏帳冊)



(懷特年輕畫像，Houghton Library，出自 1929 年 E.M. Nicholson 版本)



(本人與藏書家 Ronnie 在懷特之家圖書館內)



(右圖是 Grant Allen 單行本，左圖是後來結集成書)



(日本版的懷特著作)